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九輯  
沈雲龍主編

陽湖趙惠甫（烈文）先生年譜

陳乃乾著

文海出版社

有限公司

印行
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出版

陽湖趙惠甫(烈文)先生年譜

精裝：一冊

定價：新台幣

著者：陳 乃 乾

發行人：李 振 華

台北縣永和市中央街133巷8號

出版者：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

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

電話：九二一六五九  
三四一六九二八號

印刷者：聯和印製廠有限公司

台北市寶興街二十號

經銷者：全省各大書局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四四九號

# 陽湖趙惠甫先生年譜

陳乃乾

陽湖趙惠甫先生，負王佐之略，擅倚馬之才，曾文正一見稱賞，禮爲上賓。時值洪楊發難，江皖震驚，先生迭參文正忠襄戎幕，凡運籌決策以及軍書章奏，多出裁定。嘗勸文正奏請派遣外國駐使，又料清廷顛墜不出五十年，其高瞻遠矚，洵非流輩所可幾及。薛庸齋論列曾幕人物，目先生爲弘道，非過譽也。平生所著詩詞文稿金石攷證皆散佚。惟手寫日記稿本六十四冊藏於家。其所記亂世奔竄之苦，時賢離合之蹤，皆親切有味，而清軍規復江寧，鞠訊李秀成諸事，取與官書互證，尤足發覆徵信，裨益史事。近年，其家屬困居海上，將出此稿以易米。著者見之，恐其或致湮沒，因假讀旬日，摘鈔其言行之足以垂世者，並參考同時人著述，編次爲年譜一卷。不特尤生之德業藉之以傳，且使世之景仰二曾者，得資以考證焉。

編者識

清宣宗道光十二年壬辰 一歲

春正月初二日，先生生於安徽懷寧縣官署。乳名來求，諱烈文，字惠甫，號能靜居士。江蘇陽湖人。

恭毅公申喬六世孫。

曾祖滙，增監生。

祖鍾書，舉人，豐縣訓導。

父仁基，字厚子，號悔廬，道光六年以進士官江西黃縣知縣，旋補崇仁縣知縣，調安徽涇縣知縣。是歲署懷寧縣事，年四十四。

母方淑人。同邑彥聞大令履鏡女弟。時年三十一。

方怡趙府君墓志：按察君娶於高，生子早卒。繼娶於錢，無子。再娶爲方淑人，怡之祖姑也，生三子，先生居其次。

鄧嘉緝方恭人家傳：恭人姓方氏，諱蔭華，字季嫻，家世大興名族。高祖某始徙常州，遂爲陽湖人。考諱聯聚，乾隆丙午舉人，官廣西永康州知州。母馮宜人。恭人年二十六，歸按察公。治家，閨門清肅，織紉井臼之事，率身先操作，其御下也嚴而有恩。暇則繙閱經史，事吟詠，兼涉繪畫，有與按察倡和雙清閣詩一卷藏於家。

長兄鑄，早卒。

次兄熙文，字貞明，號敬甫。時年三歲。

弟乳名來燕，早卒。

姊三人：二姊適李子喬嶽生，高淑人出。四姊適同邑周弢甫騰虎，錢淑人出。六姊適衡山陳槐亭鍾英，方淑人出。

是歲，龔孝拱橙十六歲，鄧子楚爾晉十二歲，趙次公宗建四歲。王壬秋闈運生。

### 道光十三年癸巳 二歲

梅廬府君捕獲桃源決河奸民陳瑞，優詔褒勉，賞戴花翎，以直隸州升用。府君有族姪女佩媛名顯玖，早歲失恃，時年十六，迎至懷寧縣署撫育之。爲先生同高祖之姊。

是歲，華若汀蘅芳生。

### 道光十四年甲午 三歲

梅廬府君補滁州知州，召見便殿，宣宗嘉之。歸任滁州、六合州，甫歷數月，即升山西平陽府知府。時有宜興黃氏馥堂者，以鹽經歷需次山右，爲故浙江永嘉縣知縣某之子，讀書未成，頗諳世故。府君嘗使占課甚驗，才之，遂以佩媛許字爲繼室。

是歲，魏毅仲彥生。宗湘文源翰生。

道光十五年乙未 四歲

始入塾，從表兄馮士貞讀四子書。士貞博學有幹才，後官至冀州知州。

是歲，族兄伯厚振祚舉進士。

是歲，高碧湄心變生。蕭敬孚穆生。

道光十六年丙申 五歲

悔廬府君升任江西南贛兵備道。

道光十七年丁酉 六歲

是歲，戴子高望生。楊仁山文會生。鄧熙之嘉緝生。

道光十八年戊戌 七歲

道光十九年己亥 八歲

從毛引年先生頤城讀經書。悔廬府君顏其書室曰蛾時術齋以勸學。

是歲，曾劫剛紀澤生。方子可楷生。

道光二十年庚子 九歲

是歲，吳攀甫汝綸生。

道光二十一年辛丑 十歲

英人陷定海，割香港，寇廣東省城。悔廬府君以南嶺兵備道總理南安糧臺，晨夜憂勞，往往被酒泣下，或力疾繞室傍皇。六月朔，奉升湖北按察使之命，閱十八日而卒。年五十有三。身後蕭條，藉王蓉坡太守藩之助，方淑人始得挈先生兄弟回常州。

能靜居日記：先府君卒時，有關虧銀餘九千餘金未償。故事，此款不准交代後任，於本人家屬名下追賠。府君未卒之先，嘉定錢伯愚寶琛撫部西省，勸府君報明英夷滋事，關稅短絀情形，詳請豁免，已力任奏案。府君不可。及卒而錢適乞休，代之者吳甄甫文翰督部也。初至任，即問此事。時家眷在嶺未發，訛言騰起，皆言事不結而歸，後禍且大。然府君遺物無足償萬一，糊口及歸櫬之費皆年伯王蓉坡太守爲之摒擋，不得已，扶挈且歸。既而部文至，將俟男屬成丁，行籍查追矣。越二年，山東濰縣郭次虎先生飛熊陳臬蘇省，故與府君交厚；府君由滁州升平陽府，先生實爲新令尹。其人幹濟念故舊。先一歲，弢甫游京都，曾商之。姑丈蘇韻莊先生應阿，於部鈔得道光十三年蘇、松、太道王瑞珍關虧查追報家產盡絕案卷，執以往謁廉訪，慨然任之，遂得援例奏辦，費凡三百金。聞銀餘奏緩，通部僅此二案。

又：府君敦睦親族，振恤無厭倦，族叔子廣以納官請乞十餘次，未嘗佛之。最後以居宅旋有堂署券質五百緡，亦如其意。是年，府君疾，自知不起，呼至榻前，爲言「此宅本非所欲，不幸疾甚，脫死，汝嫂姪歸無寸椽可居，不得不以累弟矣。」叔色變，遽稱腹痛而出，終不答一言。比府君歿，遂宵遁。

鄧嘉緝方恭人家傳：按察以名進士，由縣令歷官南贛道，所至有聲；恭人庀助內政無缺。按察勤職卒，子女甚幼，遺棄蕭然。恭人奉喪歸居宜興，食貧茹苦，以教以育，以嫁以娶，至於成立。

###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 十一歲

春，卜居宜興。從表兄方元徵駿讀，始學爲文。時寇警日亟，倉卒賃宜興徐氏地奉厝梅廬府君。夏秋間，方淑人以過哀得疾。先生亦病。

能靜居日記：六月，先淑人以哭府君過哀咯血，遂得疾，已變爲瘧，五十日不瘳。醫家言，可危甚。每煎藥，余兄弟輪跪爐前，藥成後起。七月三十夜，余方跪庭中，是日俗祀釋氏地藏王菩薩，插香燭滿地，余爲火氣所逼，又衣冠受暑熱，忽仆地不能出息。教良久，始甦。

###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十二歲



方元徵別去，改從周叔程先生儀穎讀，始爲詩歌及制義起講。

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十三歲

周叔程先生公車北上，改從族祖用久先生受恒讀，始應童子試。

是歲，黃馥堂迎佩媛至山右完姻。

是歲，郭子滯慶藩生。

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十四歲

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十五歲

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十六歲

是歲，因家况艱難，不再延師，以文字送潘曉村先生光序批閱。

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十七歲

鄧夫人來歸，爲江寧鄧子期先生爾普女，先生以南陽君呼之。此後在家無師自課。

方怡趙府君墓志：配鄧宜人，有賢行，嫁時資遺甚豐，盡出以贍家用，佐先生饋窮乏。居官舍，不改常度，既去而不思。遇諸妾與子女等厚薄，歿時有痛哭量絕者。戚黨以爲難。好讀諸史及宋五子書，獨不喜吟詠，以爲非女子所宜。後先生二年卒。

諱包慎伯，世居於白門，觀其所藏棗木本閣帖。臨別，慎伯以所著安吳四種并手書兩執扇爲贈。

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十八歲

應省試，不售。陳槐亭舉於鄉。

是歲，周叔程先生卒。

是歲，方子謹有生，先生表兄方幼靜駿謚長子。黃再同國瑾生，黃子壽彭年子。

道光三十年庚戌 十九歲

夏五月，長子克昌生，後易名實，字君堅。

文宗咸豐元年辛亥 二十歲

二應省試，不售。奉方淑人還居常州老宅。

是年，長女柔生。

咸豐二年壬子 二十一歲

三應省試，不售。遂絕意科名。

方怡趙府君墓志：自其少時，聲譽藉甚，顧不樂舉子業，三應省試不中第，即棄去。

是歲，得李鳳台申者（兆洛）所藏大德本兩漢書。漢書缺武帝紀，志自禮，樂以下，表自□□以下，傳一卷至九卷，又六十七、六十八二卷；後漢惟帝紀及志□卷，餘皆缺。

### 咸豐三年癸丑 二十二歲

洪秀全破金陵。兄伯厚與江方伯本銓辦武陽保衛局以衛桑梓。先生亦輟舉業，研探經史，常請益於伯厚及姊夫周弼甫，友人劉開生翰清諸君。

是歲，陳槐亭任浙江富陽知縣。先生及兄姊侍方淑人間歲往視。

### 咸豐四年甲寅 二十三歲

秋八月，次女莊生。

是歲，方幼靜赴汴營投效。

### 咸豐五年乙卯 二十四歲

湘鄉曾公國藩曾國藩督師南昌，以幣聘先生往。比至，曾公遇先生甚厚，同事與國陳秋門光亨、湘潭羅伯宜瑩及九江守沈幼丹葆楨皆與先生交善。與龔孝拱定交，當亦在此年。

能靜居日記：同治六年七月十二日，蘇師來久譚。言胡文忠做事有氣魄，往時頗規吾，以為軍中保官不優，用財不泰，不足以鼓舞人才。吾甚服其言，故後來一切較寬於前。余言

師本來第自繩耳！於人未嘗不寬。嘗憶烈之初得聞名於左右，僅以弢甫之一言，即走弁賣二百金下訪，此等舉動不可謂無氣魄。師言此在吾處亦僅有之事，以弢甫繩足下，且聞足下往日之議論故耳，不常有也。

方怡趙府君墓志：其始謁文正公也，使觀樺樹鎮諸軍。歸爲公言，周鳳山軍營制懈，未足恃。不十日，果潰。

是歲，江本銓卒。武陽保衛局遂歸伯厚獨力主持。

### 咸豐六年丙辰 二十五歲

在南昌營中。嘗與龔孝拱諸人遊廬山開先寺。

秋七月，方淑人病卒。先生奔喪回常州。冬，合葬悔廬府君暨方淑人於宜興東山濱之祖塋。

鄧嘉緝方恭人家傳：按察始未遇，再失耦。高錢兩淑人柩先厝祖塋隙地，恭人既卜葬按察於宜興新阡，欲移兩柩合葬，力未能卒致，居恒戚戚，每以爲言。至恭人卒，其子始克迎以附按察之兆，本恭人志也。

是歲，鄭叔問文焯生。

### 咸豐七年丁巳 二十六歲

丁憂家居。校輯世德錄。世德錄者，創自趙豹三先生，原稿幾百卷，向藏味辛先生懷玉亦有

生齋。後歸先生族叔子廣。悔廬君官虔州日，假而錄之，將付刊。錄未竟而府君卒。原書歸子廣家，不可問矣。

時先生四姊歸周弢甫者家木瀆。六姊歸陳槐亭者家蘇州。故先生嘗往來蘇、滬間。是歲，舟中讀容齋隨筆及後漢書前十卷。

此二年中，先生讀三國志，作評論數百首，即寫於書眉。其本爲敬甫攜赴金陵大營，迨咸豐十年大營潰敗，書隨以遭燹。

## 咸豐八年戊午 二十七歲

家居。始寫居行日記。後更名能靜居日記。

自序：余舊有日記，家常瑣屑必登，不輟筆者五載。丙辰秋，奉先淑人諱，哀辯之中，遂廢楮墨。今二十二閱月矣，異見異聞，所獲頗多。愚鈍之質，旋得旋失。每思古人好學之勤，常懷握鉛槧以助思憶。故重爲斯記，居行無間。比事屬日，以類所得，無者闕之。他日展卷，亦可徵一時到詣耳。

夏四月，命舟由蘇州至上海。在蘇晤宋子庭翔鳳。過松江晤太守袁漱六芳英。在滬晤縣令黃荷汀芳、香山曾奇團學時、浦城祝桐君鳳喈諸人。

六月，回常州。病癒。

秋七月朔，方淑人大祥。焚靈釋服。

陳槐亭調任湖州安吉縣，將攜眷赴任，先生往蘇州送之。隨至木瀆四姊家養病。八月杪，還常州。

九月，先生甥周孟與世澄，弢甫子，入贅常州楊氏。先生爲蹇修。

里人陸少逸葆卒。少逸晚號靜涵，與先生有戚誼，崇尚佛氏，專精淨土，十二月己酉知死期。

鄧隨輜觀察卒。先生嘗採集夷事爲遐邇貫珍。稿爲吳子登庶常嘉善索觀未還，以之轉假觀察。觀察下世，遂零落不可蹤跡。

冬十二月，以常州住屋賃與英曉峯觀察祿，擬挈妻孥移住木瀆，與四姊相依。

是歲所讀書，爲姚石甫三種、法苑珠林、知新錄、畿輔水利四案、明文奇賞、職方外紀、諸葛武侯集、熊襄愍集、輟耕錄、丙丁龜鑑、水東日記、北征事蹟、西征石城記、撫安東夷記、興復哈密記、廣石戰功、西番事蹟、太藪外史、何大復集、問水集、呂梁洪志、空同子、海道經、海運編、海寇議、海寇後編、樵書初編、四朝聞見錄、農書、蠶書、耕織圖詩、蘇沈良方、金匱退食筆記、鐵圍山叢談、山居新語、補漢兵志、洛陽縉紳舊聞記。

### 咸豐九年己未 二十八歲

春正月，移居蘇州之木瀆鎮。新居遼靜，爲樓三楹，後可望山。支硎、天平，如拱如揖。近山巖然，上空塔矗立者，靈巖也。樓前天井明敞，花木蓊鬱，綠梅一枝，正對坐臥處。居停錢菊村，名均。

訪王璞臣炳觀其所藏三牙章。一文信國章，文曰「文文山」。一方正學章，文曰「希古」，紐頂有方字。一黃石齋章，文曰「闕下完人」。又觀黃文節書蘇文忠像贊及贗本玉版十三行，惟題跋多而且佳。

二月，季雨、汪燕山少尹汝桂自蘇州來訪，與先生同遊靈巖、鄧尉。復同舟至無錫，與江浦馬石樵孝廉堯年同登惠山看月。燕山爲季雨畫美人一幀，先生題絕句於上。石樵爲作小令一闕，哀感可誦，先生復從而和之。

三月十四日，始發願讀二十四史。

自記：少時讀書，多不肯竟學，正史中終卷者，兩漢、三國、通鑑而已。餘雖多泛覽，而掩卷茫然，深自痛恨。今發願讀二十四史一過，自非有故，不得間止。後廢業者，無顏展此卷矣。

張甫姊子李伯孟崇鼎娶桐城劉英階保泰之女，先生爲寔修。劉氏家常熟，居停程邇來遵遠，導先生遊破山寺，謁言子墓。又至方塔寺觀密變羅漢像。

夏五月，訪沈桂庭，見其父小宛先生欽韓遺著左氏攷異駁議一卷，未刊稿本也。

能靜居日記：小宛家木瀆，乙酉舉鄉，與廉訪公同歲。其詩與廉訪公和陶詩同刊宛上同人集中。著書甚多，兩漢書疏記稿凡七十餘冊。有副本藏上海郁氏宜稼堂。

六月，鄧子期先生自督歸，與先生別十二年矣。

秋八月，偕周張甫謁宋于庭於花溪精舍，手錄其所輯孟子劉熙注一卷。談及紅樓夢，子庭

謂高廟末年，和珅以呈上，然不知所指，高廟閱而善之，曰此蓋爲明珠家作也。後遂以此書爲明珠遺事云。曹實棟亭先生子，幸放浪，至衣食不給。其父執某鑰空室三年，遂成此書。

九月，增輯世德錄，勒爲成書，凡若干卷。又輯方淑人詩詞成一卷，手鈔之。

錢敏甫朝棟來訪。敏甫善算學，其父映江，曾造渾天儀及著鈍視厄言者也。

冬十一月，上書曾公，求撰悔廬府君神道碑。

赴安吉省視六姊。槐亭導遊獨松關，歸途渡太湖至蘭山訪崔仲倫書齋，年五十九矣。負才藝，工書法，出所藏金石屬先生題識。

是歲，讀漢書至天文志。又讀古經解鈎沈、公羊禮疏、禮說、湧幢小品、淮南子、西域三記、古文尚書疏記、尚書大傳、東西洋考、史通，釋、王氏讀通鑑論、飲食語錄、三家詩異文疏記、錢幣芻言、慈山大師夢遊集、楞伽經、大慈語錄。

## 咸豐十年庚申 二十九歲

春二月，宜興徐星珊丹柱卒。星珊負才望，工詞翰，舉京兆試，從軍皖北，保舉至道員。與先生幼時至交，且夕相遇。自丁未歲相別十四年，是歲正月，始遇於蘇州，越月而逝世。

方幼靜自汴歸，來訪，旋別去。幼靜自甲寅赴汴投效軍營，得保縣令，昨歲引見後歸里。



一月初三日，太平軍破廣德。初八破安吉，縣令陳槐亭步逃至吳興。

能靜居日記：正月十九，聞六姊舉一子，四姊往浙省視。二月初九，六姊忽偕四姊自安吉逃來。始知賊於初三破廣德，安吉與之鄰壤，初四家眷即行，驕夫不可得，至以監犯充役。出城十五里，地名徐村灣，稍避。過一夕，初五冒大雨以小舟運至竹橋港地方換船，適張甫往迎四姊，行至竹橋港聞警，停舟遣探，遂相持而歸。初六至吳興。槐亭在彼，虔甥留伴之。彼處居民本不敵一鎮市，家眷行時，城中已去一半。城破壞逼小，萬無可守之理。初八午刻，安吉失守。槐亭、虔甥步逃出城，至吳興，住周瀛士家。張甫父子皆在一處。十一日，吳興城中訛言安吉賊並未至，來者不過數十逃兵土匪，旋已散去。李定泰帥兵已進紮梅溪。槐亭同僚爭促其返，且言大兵至城，無縣官供頓，上游聞之，禍且不測。槐亭遑遽，偕張甫返縣，募勇二十名，偵探而行。是日至西倉橋，見兵紛紛潰下，急詢，知李鎮軍已大敗，主兵不知下落。遂亦急歸。三鼓到吳興，告府縣，難以爲感，欲拘執之。少頃而警信疊至，府縣皆率兵勇巡城。又少頃而城門大開，婦女隊出，火燈照路而行，皆官眷也，旋又傳賊已至南門。槐亭齎印至杭。張甫則遄返木瀆。

十四日，先生偕周張甫命舟到城中。金陵大營調兵五千往援，明日可過蘇州。提督鄭魁士防守宜興之張渚鎮，扼東壩來路。總兵張玉良紮常州以防宜興有變。又聞捻匪於初一日破清江，屠殺殆盡。漕帥聯英、河帥庚長退至淮安。十五夜，大營兵二千人至蘇，氣甚囂，河泊皆移避之。先生恐遭其手，遂急返。未三里，數兵追至，沿岸狂追怒喊，握巨石遙擊，蓬背欲穿。河中小舟

，櫓聲塞耳。追又數里，一港攔路，始跳騰罵詈而去。

能靜居日記：二月十六日，吳興賊至，李定泰之兵出城迎擊，大敗歸。賊乘勝逼城，已將不支。水師砲船適至，自子刻開仗，至十七申刻，大獲勝仗，擒數十人。賊退紮二十里。水師統領江陰游擊曾秉忠，四川人，新克九洲洲，得保總兵。安吉廩生蔣錫華，本遞舖人，去冬游獨松時曾識之，一交結官府之士豪耳。聞賊退，率士團收復空城，即到省請救要賞。上游飭槐亭回任，其時賊三面俱有，槐亭若往，可危之至。時湖州南路無設守者，賊遂陷武康，德清而窺杭州。二十七，杭州失守。

時警信日迫，先生念木瀆勢不可居，因往常州南鄉梅村、周橋等處相宅。竟無可居之屋，廢然而返。

能靜居日記：二月二十二，金陵大營援兵過常，無舟，阻行。總督何桂清下令，五日舟不具足，兩縣令參革。十日不足，以軍法從事。并有沿途不論何項船隻遇即擊之通札。此令一下，援兵益橫暴如虎傅翼矣。三月初三，忽聞常州有賊舟百餘突至西門，舟中刀械盡備登岸襲城之信，爲之大駭，禍變且暮不測。

三月初三日，筮得山風蠱。象曰「利涉大川」。易經繇曰「魴生江、淮，一轉爲百。周遍四海，可無憂患。」三卜多符，信木瀆之不可居矣。向聞崇明地方淳樸，介在海陬，其足當渡江吉地耶。擬偕周、陳兩家眷屬同往。惟念先塋在常州、宜興，無從守護，故欲先往省視。以閏三月初四日行，初六至常州。十四解維赴宜興，十七早過和橋，市肆皆閉。亭午至宜興。翌日回常州。

能靜居日記：先五、六年間，巢湖盜魁鄭小老大糾衆占東埧，私抽鹽稅。候補道史葆悠奉札往撫之，遂設官鹽卡，所入充公，以半贖其人。相安數載。今年二月，賊由廣德犯建平，至東埧，防守提督鄭魁士不能禦，賊益肆，連陷深陽。巢湖人乘隙欲爲亂，駕舟由宜興西洑出運河，窺伺常郡。太子太保總督何桂清大懼，計無所出；史道遂獻策，願自往撫之，以八萬金往，號曰賞犒。巢湖人就撫，分遣其舟四布村市，自居和橋，益招集亡命數千人，聲言助官兵進剿，衷懷不可測，所在驚擾。彼舟軍器盡備，當道畏之如虎。

又：徐伯宏言，賊破深陽後，於前月二十六日前鋒至紅塔頂，距宜興西門十里。總兵劉季山迎戰三敗，去城已止三里。城中老幼扶挈出東，南兩門，渡淤溪，凡數萬人，哭聲載道。幸砲船至，沿西洑擊之，三砲，斃賊數十。逆鋒始退。我兵追北，復斃數十人，城以保全。時常州軍整武陽保衛局務，而趙朗甫庶常曾向與伯厚相忤，遂告制府，更設一局曰團練，尸之者查前臬文經。自常守平輪以下皆赴新局辦事，有識者皆爲伯厚不平。先生歎曰：「此邑危在自隄，司局者進無尺寸之柄，退則家族不保，謗議叢生，積毀銷骨，無益桑梓，而大害切身。是從井救人之類，仁者所不爲。伯厚兄以此而去，天之厚儒者至矣。人方爲之唾叱。我則爲之欣快。」

閏三月二十九日，江南大營潰，鄧子楚及子引之嘉緒殉節丹陽。先生欲覓舟至江北相宅，道阻不可行。乃問道歸木瀆。

能靜居日記：二十九聞宜興被攻，欲赴江北，覓舟不可行。午後趁張振遠舟至新橋鄉，遂擬由鄉雇車北渡。時兄欲息力於常州，強之同行不可。下午舟抵郭浪橋登岸，道逢難民扶

攜而下，則云賊已至奔牛矣。急行至新橋投方寓，幼靜、耕亭咸聞信惶急，遂同至市中間信。或云丹陽已失，奔牛尚無事。初鼓潰勇紛紛而來，徹夜不絕，村民大擾。三十日，傳言丹陽昨哺被陷，欽差和春已退至常州。潰勇千百爲群，由新橋赴常州，附近安家舍諸處皆被掠。合村居民及寓客有舟車者盡徙，惟方處及陳彥修家屬以無車不得行。下午，遣兩奴到郭浪橋覓車，又專人到小西湖放小舟，均約明日來。四月朔五鼓，村人推門，言賊至，相去僅數里。一時大亂。村中止有車一輛，強之來，先載方處女眷，老稚扶挈而奔。出村，望火光騰起，鑼聲亂擊。余手攬幼靜三子髮辮，向東北走。尋家眷車不見，黎明抵張家村，見車在前，遂借村民家暫息。適屬村民雇車不可得。信息益警，訛言賊已至，村民東西馳走，頃刻散盡。但聞槍聲轟轟震耳。辰刻，幼靜返新橋料理行李及車，午後尚未至。兩奴同往，亦杳然。或言村外有一舟停泊，急往雇，已不可得。申刻，幼靜自離此七、八里之李家村雇車三輛來，遂挈衆且往。坐甫定，余一奴來言，昨日雇西小湖舟車已至，幼靜急往，約行李先下舟，再放車來接眷。一去抵晚尚不至，望眼欲穿，而吾兄忽自城中來，幼靜亦至，心中大慰。急詢車何往，當何處下舟。幼靜言舟遇兵過，已不知何往，車已爲耕亭下人運伊家行李他徙矣。吾兄言在城獲一舟，泊東北鄉之會頭，但須雇車前往。是夜，與村人約定，駕車四輛，明日一早行。且抵會頭下舟，聞振遠舟亦在彼相候，耕亭家眷在振舟，而自來此取行李。初二日，余與二奴護行李，辰刻至史墅，見難民東西交走，啼哭滿路。哺至西小湖，望常城煙火燉騰，寬十餘里。心中慘結，目不忍觀。申後到會頭而舟不見，耕亭覓一小舟來，遂以行

李入舟。吾兄同方處女眷登車，先到烏墩尋坐船。是夜，借烏墩姚宅宿。初三辰，移舟到河口李處，皆分避各鄉，獨炳錫尚在。使隨吾行，另雇一小舟，約送至木瀆。聞振遠在石燕，又云在雙廟。擬見之後，分遣方處一舟同伴向常熟，吾舟返寓鄉，挈眷往，同渡江。議既定，已刻解維，午到石燕。鄉民方圍殺潰勇，駢尸十餘，積草焚之，擲頭河中，纍纍相屬。哺到雙廟，徧覓張舟不見。同行有陳氏昆季，吾友彥修之子，與張至親，其家尚在新橋，無力他徙，遠來覓張不遇，遇丁光庸舟，言張在北渚，或又言在年岱，去此皆數十里，不能再往。吾遣孀送之返新橋，分耕亭昨所雇舟與之。既行，吾舟後進二十餘里，泊一小村，復晤丁光庸。吾舟窄不能臥，移宿其舟。初四大雨，辰刻冒雨行，抵北渚而振遠舟仍不在。幼靜與吾兄弟計，張踪跡不可知，信息既日警，前路難行，不能復往返相覓。吾小舟行捷，遂分與耕亭，俾至年岱覓振舟，接其內人。大舟徑路前進，約相候三十里外之新塘橋。午刻舟行，薄暮到期處，杳無一舟。居民寥落，留泊甚孤。聞無錫已被潰兵焚掠。初五日加巳，候小舟仍不來，不得已書榜黏橋下，告以木瀆相會。吾行李及方處物皆在小舟，大舟反盡載耕亭行李。今既相左，有無遂不可必矣。酉刻，到潘墅，去蘇六十里。居民言，蘇州昨日已被潰勇焚燬，舟不可進。吾家與兩姊在瀆，驚惶可想。念之五內如焚。傍晚，別趁一船送至距城二十里之黃土橋，而約吾兄及幼靜俟吾常熟。初六辰刻，至黃土橋，登岸步行。前日雨後，泥濘猶甚，舉步欲跌，購路人草履著之。七八里至金黃橋，難民來者紛紛不絕。又數里至虎丘山後，繞道渡山塘河。夾岸市肆十去其九，斷磚摧棟，縱橫滿道，尚吐螢不息。步行六十餘里，久行田隴，手足盡沾塗泥，申刻始抵瀆鎮。

四月初六，常州陷。潰勇數萬人至蘇。周弼甫言於蘇撫徐有壬，願往招撫之，不果。又欲募勇千餘馳救故里，約先生同事。先生謂先安家屬遠處，再來與之驅馳。

能靜居日記：金瑞甫言，初二下午賊至時，城中官紳先一日去，僅一總捕通判一縣丞在城。老局尚餘趙純甫一人，新局闐然皆盡。城中精勇三百許人及民丁，皆結盟固守，有言降者，立磔之。是日，水師統領記名總兵曾秉忠以家屬在常城，令箭開小北門迎取，甫出而賊騎五十餘突入。民勇閉城截擊，盡殲之。益固守不下。賊度難攻，初三日射書城中誘降，常城以二十萬輜師者，當越城不攻，東往無錫。若不願降，可開東門出走，誓不相殺。城中獲書，置不答。時連日大雨，民兵嬰城固拒，晝夜立雨中不退。先是，逃將張玉良、馬德昭建議燒民房，盡擇市肆焚掠，附城者反不及。賊得潛身其內，開牆成砲眼，坐而攻擊。我兵槍砲皆不能害之。我勢漸危，日夜望救不至，城中婦女投繯溺井者，三日夜無慮數萬人。初六賊急攻，彈丸如雨，陣者皆不能出頭瞭望。賊遂縛梯登城，南北門一時皆陷。大隊入城，居民猶巷戰不已。賊縱戰一日，凡在街巷者皆死，餘闔室自盡，不可勝計。

又：初三，常州潰勇數萬人抵潯關，蘇撫徐有壬以下皆惶遽無策。弼甫自願往招撫之，輕舟至關，徧覓各頭目與約。既定，俟明日發餉安插。初四日，弼復偕長洲縣李翰文以令箭四支，銀二萬往。行至半道，遇難民來者塞途，李怯不敢進，遁返城，攜銀而走。弼持空令無所用，遂亦返。比至城，城門已盡閉，則署藩司蔡映斗所爲也。潰勇既久候撫不至，始縱掠，事遂大壞。下午，逃將大名鎮總兵馬德昭至，告徐撫，欲守城者必盡焚城外民房而後可

。徐撫遂出三令箭與之，首令民裝裹，次令移徙，三令縱火。馬部兵以三令一時出，頃刻火光燭天。徐率僚屬登城坐觀，署臬司蘇府朱鈞痛哭下城。城外遂大亂。廣、潮諸人盡起，潰勇亦大至，縱橫劫掠，號哭之聲震天。自山塘至南濠半成灰燼。先二日，總督何桂清逃至蘇州，蘇州不納，遂率其親兵至常熟。故常熟亦驚惶遷徙。欽差和春自常熟逃至澹陽而死。

又：時蘇州各鄉皆結鄉團。自初四日廣勇焚掠之後，齊心見廣東人即殺，甚有本省道員顏培嵎避難至東山爲土民所戕之事。其風始起於橫塘。初有一廣勇方肆掠，土民獲其人，得金約指二十餘。由是四方聞風起者日數千，鄉團不動而集，轉爲行旅之害。吾函告張甫，當出告示，潰勇上岸滋事，居民格殺勿論，仍許給獎。該匪所有衣物，各團首存記充公。如敢掠取尺寸，事平之後，照土匪查辦，決不寬貸。如此，絕其利心，庶團有實效，否則掠兵勇不足，漸即及於難民，又不足且延及住戶。人衆聚而不可散，彼時雖欲弭其禍，不可得矣。

十一日，先生攜眷避往湖州。

能靜居日記：初十，接幼靜信，知吾兄及振遠因常熟被何督兵焚燹，已改計先至太倉暫居。十一，信息大警，吾決計挈眷到太倉與吾兄見後再定他往之計。雇舟三隻，下行李書櫥二十餘藏，上下人口十六人，留家下老婦守宅。時張甫在城，方欲集勇舉義，數書來招。吾允以家屬定居，即返蘇共事。四姊擬留居木瀆左近天宮寺前，留李甥助其料理。十二，由橫涇至花涇港，出吳江塘不得，聞前有兵，返橫涇暫避。十三，聞木瀆已被焚掠，諒四姊決難安居。六姊在湖州大錢口，四姊亦必往，因決計南渡訪之。傍晚到東山大水橋，逢一舟子，

言張甫父子已出盤門，其家眷尚在舟中，大約亦渡湖矣。十四早發東山，三十餘里，避浪山陽中，居人吳爽樓浩延至家，煮茗待客，吾喜是地淳厚，欲居之。又念兩姊，不可不往一候，遂留家眷一舟，自乘次舟到大錢口。忽見李甥在岸上，乃知四姊一家於十三日泛至西山，欲登岸卜居，彼處鄉團不容，現尚在舟中，而遣李甥來此約會六姊，遂成巧遇。方欲進覓六姊舟，又遇其下人，知已移至湖州北門外潘公橋停泊。相將急往，傍晚到船，與六姊相見，槐亭亦在舟中。十五，再入湖，同四姊及吾家往湖州。十六二鼓，到湖州北門，與六姊家同住。

十三日，蘇州城陷，周張甫從賊中脫歸，與先生會於湖州。

能靜居日記：張甫奉蘇撫徐札，招義勇凡二千人，分常武、武帝與前募督定共三軍。尚未點名發兵械，而賊已於初六日破常州，初八日到無錫。蘇常總統廣西提督張玉良一戰即潰，至蘇州，欽差和眷，總統張國樞已先死。幫辦許乃釗方遁居蘇州，力言於蘇撫徐，納張兵助守。商之於張，張堅執不可，備言張之不足恃。徐惶惑無定見，署蘇州知府吳雲與許意合，力慫恿納之。遂不聽張言。十二日，張率其勇二萬人進城，分紮閩、胥、盤各門，其勢汹汹，情不可測。徐覺有異，大慮之。時在城現兵尚四千人，張請於徐，率是勇及民團上城彈壓，吳雲復沮其議。是日晡，賊由泖關焚掠而東，前鋒及城。城中猶恃張不恐。不知是夜張已扁舟獨遁。十三日黎明，其下三江兵勇開閘門納賊，白布裹頭，先賊焚掠。蘇撫徐有壬自刎，家人死者七人。藩司蔡映斗縋城遁。辰刻，賊帥忠王李秀成疑城中有伏，亟遮留之，遂



又入城。城中紅頭白頭交織於路，挨戶搜搶，雖窮巷小家，無一或免。白頭者，賊今歲初有是令，凡降人以白爲號，三江子弟率江寧人爲多，處處爲賊先驅云。彼是日被擄至一賊館，賊中向之言，十一日過無錫時，張玉良即納降，先至蘇獻城。十二日，忠王下令攻城，其衆見濠河寬廣，相顧失色。十三日方飽食傳城，城已大開，遂令紮筏渡河，唾手而得。衆皆踴躍，頌天王福大。又言，汝家老張已死，僅一小張，復爲我用，尙誰敵我。氣倏張甚。張三月中收杭城，功震江浙，故民無不戶祝之。不圖一敗再敗，不死尙可，竟喪心通賊，今又扁舟到杭。東南半壁，不盡不止，眞非人類中所宜有。張甫從賊中一夕冒險奔逃得脫，餘得出者，惟姚彥嘉一人。子呂與彥嘉同一賊館而未得脫，已約明寶銀往贖，日內可返。

又：合省大僚惟巡撫公有壬，署臬司朱鈞死難。餘總督何桂清、署藩司蔡映斗、糧台總司查文經、巡撫銜江寧藩司薛煥、大營文案按察使銜盧鳳道蕭盛遠、道銜蘇州府吳雲皆奔逃至滬，居沙船駕航海計。何督於前月三十日賊未至常時，行署懸牌欲赴蘇督餉，夜三鼓，開城去。吾常紳民公呈籲留，環跪其公館前，被其親兵斫傷數人，衆皆散去。既行，到澹關，蘇撫遣人拒之。何遂至常熟福山，將渡江到通州。會薛煥、查文經到滬，遣夷艘迎之，具摺言常州賊急，臣恐糧台有失，故督率總司爲退守計。復拜疏劾徐撫失守之罪。知者皆不平之。浙撫王有齡與何最昵，聞有書勸其自盡，以謝天下。置不答。在滬白夷酋，乞兵恢復。酋股掌玩弄之，卒未成約，而何禮之不少怠。先是，有謠曰「江南若逢人丁口，江南便是鬼門關。」妖讖徵應如此，亦可異矣。

十八日，先生眷屬泊周氏四姊，陳氏六姊等全家，由湖州往嘉興之西塘轉往上海。鄧夫人舉一女於舟次，名之曰苕生。陳槐亭欲問道赴杭，六姊與先生臨別依依，爲其今歲所生子三奇聘苕生作媳。

能靜居日記：十八日，四姊、六姊與吾家議先至嘉興之西塘，再謀東走。午刻，各家舟齊。時同行凡十餘姓，鄧二叔攜內弟叔度爲一家，張甫及其二兄公執爲一家，槐亭爲一家，程子良之太夫人挈一孫一母家姪爲一家，李甥炳照及其姊妹爲一家，與吾全眷共六家。外隨從者，常州陳某一家，張僕周慶一家，餘單身附舟者尙四、五家。上下大小男婦百餘人，凡舟十艘。是日齊泊大錢。十九，聞賊陷長興，湖州大警。二十，泊馬窰。二十一，泊烏龍濱。二十二，泊西塘鎮。槐亭之尊人挈全眷在此，遂大眾同泊。二十三，聞上海兵勇縱掠，不可行，張擬先往探之，家衆留泊西塘候信。二十五，槐亭全眷欲赴浙，迨行至嘉善而嘉興已爲平望敗兵焚掠，遂折回西塘，與我偕行。五月朔，至周浦塘泊舟。距上海三十六里。忽幼靜全眷乘舟亦至，蓋吾兄及伊家自初五與我分手後，轉展流徙，常熟、太倉諸處，俱不能定居，復由太倉到上海。吾兄爲何督要去主筆墨。初三，放舟到滬。

五月，鄧子期先生卒於舟中。其眷屬已先數日赴崇明。李子喬在常州爲賊所害，先生令其子炳照及二女設位成服。陳槐亭挈眷由海道赴寧波。振遠、耕亭及先生之兄皆卜居高橋。幼靜全眷取道江北赴汴。先生則與張甫兩家卜居崇明。

是歲，宋于庭卒，年八十四歲。先生於春初嘗以悔廬府君行狀爲請，竟不及成文。

是歲，撰外藩建置氏族輿地沿革考，與周被甫論墨水書，閱魯孫印譜序，崇明防患說。

是歲自七月十八日起，續讀後漢書。又讀韓詩外傳、尉繚子、聖武記、乾隆崇明縣志、南城記、西域水道記、南西廂記、傷寒懸解、千金翼方、金匱心典、素問精義、金匱玉函經、徹悟禪師語錄、無隱禪師語錄等書。

## 咸豐十一年辛酉 三十歲

歲初至上海，晤粵東潘德輿都轉仕成，見漢趙飛燕玉印，面作「婕妤妾趙」四字，趙字作鳥篆，意合飛燕名義。玉質純淨無點瑕，方今尺一寸、厚三分，上三刻鸞紐，精美無對。向售龔定齋祠部自珍家，價五百金。後與他物俱質於潘，價甚廉。龔竟無力贖之。

先生素治靈素之學，在滬爲親友診疾，皆應手愈。湘鄉左孟辛樞之太夫人病，屢延先生診治。孟辛欲以藏硯爲贈，出其所藏五硯，屬先生任擇其一。五硯者，一楊鐵崖磨春之硯；一左蘿石硯、後歸趙秋谷；一曹秋舫物；皆端石。一王海石物，一有王阮亭及同時人題，皆澄泥。先生取左蘿石一方，笑曰：此左趙相禪故事，今復奉行，當爲異日藝林佳話。復爲製銘曰：「蘿石石，秋谷有。反而覆，率由舊。」

閱肆，見南宋本張狀元九成孟子傳又宋刻巾箱本荀子。又見洪氏刻行書四種。

能靜居日記：天父聖旨一本，記賊中僞託天父下凡所說，言語鄙俚不經，皆託東王口中傳出。其初起事以前一本已失去，此本係在平山之後以迄破金陵之時。初所言，皆籠絡人心

而已。比至金陵，則楊秀清日驕，往往假託天父下凡，肩輿直至洪秀全宮內。癸丑冬十一月內，竟傳旨欲責洪逆四十。洪逆忍受，不敢求免。大衆哀乞始釋。其事因洪逆過責女官而起。而天父下凡皆在楊逆府中之女官楊水嬌口中說出，蓋楊逆曬水嬌，而水嬌庇其同類，故有斯變。楊逆之跋扈僞朝，固洪逆之假託妖言，授人以柄，然洪逆堅忍不怒，其足以圖楊而殺之，蓋亦驚狠之極者矣。

欽命記題記一本，其取士程文。其題目皆具節令，凡七節。有云太兄即耶穌升天節記，太兄暨朕登極節記，東王升天節記等類。末有幼主與天王兼稱，蓋即洪逆之子而亦與聞國政者。此書庚申所刊。王長兄次兄親耳親目共證編書一本，與天父聖旨一類，鄙俚尤甚。庚申七月刊。資政新編一本，賊族洪仁玕所作以上洪逆者。文理較明白，其中所言頗有見識。一曰風風類，言中國人浮侈之習難以法禁，惟在上者以爲可耻之行，見則鄙之忽之，民自厭而去之矣。二曰法法類，皆是效法西人所爲，其欽折外洋，殆爲心悅誠服，而於夷情最諳練，所有在滬西國教士皆列名其上。此皆兩粵人習染年深，視外邦如神明，然其長處頗能變通用之，亦未可抹殺。三曰刑刑類，以爲用刑當體第六天條弗殺之義，凡人重罪惟當弔死云云。以此觀之，其人亦尚仁恕，非暴虐之徒。此三類，每條上皆有洪秀全批云，此策是也數字。聞洪仁玕在賊中甚得權，其人亦粵西人，與逆同族。曾入縣庠，滋事斥革，後投賊中。其未至金陵時，曾到上海留數載，故夷情最悉。

夏六月，與童問漁諸人結盟，互易庚帖。

童和謙今名椿，字平父，號問漁，行八。道光四年乙酉正月初二日酉時生。湖北武昌府江夏縣人。祖籍浙江會稽縣。

王瀚原名利賓，字子九，一字仲蘅，號蘭卿，又號纘令，行四。道光八年戊子十月初四日戌時生。新陽縣人。

王汝桂號燕山，行四。道光九年己丑四月二十八日辰時生。江寧上元縣人。

左樞字孟辛，號意軒，行一。道光十三年癸巳五月初三日午時生。湖南長沙府湘潭縣人。

魏彥字毅仲，行二。道光十四年甲午十二月二十四日生。湖南寶慶府邵陽縣人。

左樹字仲敏，號大樹，行二。道光十六年丙申四月二十一日亥時生。

湯裕字衣谷，號重夫，行一。道光十七年丁酉十二月二十二日申時生。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。

金眉生都轉安清因鹽務事請先生往說曾公出奏。時曾公以兩江總督駐東流縣行營，先生以六月二十八日由滬乘輪往，七月二十日抵東流。謁曾公。公問能留營否？先生告以有湘、楚之行，歸後當即隨侍。

曾文正公日記：廿日午刻，趙烈文惠甫坐火輪船自上海來見，攜有薛中丞信、李眉生信，言以夷船拖帶民船，運淮鹽至漢口上游皖鄂等處，只許抽釐一次云云。與之久談。

上書曾公言事。

曾文正公日記：惠甫上條陳一篇，識解闊遠，文辭通雅，逸才也。

上曾滌生大帥書：某年月日，治下陽湖縣民國子學生趙烈文，謹言之節帥制府大人閣下：某不自鯨淺，好聞外事。自冠年以來，遭世傾亂，竊伏銜茅之下，側耳而聽當世攘安之術

，所以弭禍之方。嘗有所聞，輒私心竊嘆，以爲當如是耶？顧以微末，不敢陳議。而思念其故，恒至不食不寢。乙卯之歲，始荷枉聽，猥見寵召。進接明論，退見施設，喟然傾心。會丁大故，以是不獲趨走。今者來軍，閣下虛延之心，勿替往昔，下士之微，便抗賓主。雖桓公之進登，亦何踰於今日，某之譴劣，不副雅義，退自循省，輒用慚仄。方今大亂已構，字內雲擾，賊徒百萬，稱王十數，跨州連省，糜爛疆域。島夷乘鸞，窺伺利便，輕蔑華夏，有囊括之志。加以新遭大故，國疑人懼，曾豪魁桀，益生異心。世事亟亟，雖今之塗炭，殆尙爲亂始，而非禍之窮期也。閣下負世高望久矣，名臣梟將，半自汲引；雄都大郡，連建克捷。而口無多珍，身無重采，家無封蓄，已無便安，乘火而起，夜分而臥，身率士卒，寒暑無間。聞者感激，見者慨動，聲稱洽乎遐邇，節概震乎當世。當此之時，恢六合，奠八紘，非閣下其安屬！是以東南水火之民，舍近求遠，輟食而念，企踵而望，願旌麾之我后，或歎歎而咨怨。度閣下聞之，當亦太息不忍也。慈君勳軫斯民，思欲安之衽席，必料天下之大勢，籌其全機，禍之所生，患之由起，孰緩孰急，何利何害，了然心意之中，而後因疾投針，適痛致餌，而後沈痼可起也。今長髮之焰廣矣，然其技長於守而短於戰，堅忍而不能飄疾，坐踞千里之地，有整齊之術而無維繫之方，政渙人散，外合內離，是足以病我而不足以傾我也。擒匪器利技精，馬騎千群，發如飄風，集如急雨，然兇滔惡慮，無自成之心，是足以亂我而不足以病我也。西夷政修國治，民力富強，上思盡理，下思盡能，人人奮勉，好勝而耻不如。於中國之政務、民志、險阻、風俗，今日一圖，明日一說，思之惟恐不明，見之惟恐不

審，搜討經籍，繙譯傳布，孳孳矻矻，無或間已。其志不在小，國家之患無有甚於是者。又方其說盛行，使遂感悔華夏，汨陳典籍，乃含生之所共耻。而其患非獨一世也。今多傳言，英、法力敵世仇，花旗國僻衆少，所患惟一俄夷。以今勢論之，固然。然而天不可知，勝不在大。要之，西人無國不強，無人不銳，誠當世所宜日夜留意也。中國好尚虛文，習用苛禮，雖治世猶不能免，而外方專精簡一。夫文多者內必寡，事尊者力必優，故三代之中，中外之勢常居不敵。天意欲開通六合，自葡萄牙入居粵邊，歷祀四百矣，非一旦夕之事也。閣下崇獎王室，撫安中外，思難豫圖，是亦有道，不可不講也。光武答臧宮請擊匈奴曰，傳聞之事，恒多失實。此誠明主之言。兵志有之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夫兩軍相當，猶重耳目，安有敵國在境而可不察者哉！歷世以來，輕信妄言，以敵邊釁多矣。始則視之如犬羊，不足一問。終又怖之如鬼神，而卒不求其實。倏戰倏和，一彼一此，覆轍之敗，千古共蹈，有志之士所以椎心飲血痛恨者也。夫夷人非異人也，術非異術也，反其所爲而用之，其效可必也。今言知夷者有之，皆道聽塗說，揣摩其簡編不可盡信之言，以爲譚資，其實無裨益也。必求通夷言習夷字數人，置之左右，再求曾至外洋，其人通曉明白者，叩其底蘊，庶幾十得其五矣。近則於我之各口海關與夷相涉之署各置數人，彼之各夷館夷署幕友羅致數人，酬以薪資，使每日每事彙報。耳目既廣，更以深心察之，而後夷事可大略盡也。更能募通敏精悍之人，給其厚資，使由夷舟歷至各邦，遍求其政治風俗、記載簡籍、山川險易、賦入多寡，所以強弱之故，以出入參較，則見聞必眞。用夷之道，還施於彼，其事亦易，非甚難爲也。

與夷文告往來，必斟酌盡當，務求真實。國產爲命，見重鄰敵，不可以細事忽之。而必內修兵實，簡厲卒將，求己之道，事之最先，非可言語盡也。事豫則立，夷患今雖不切，然長江千里，與敵共險，其出入之地，包舉吳、楚，不早務知其本末，事至後圖，雖速何及！以愚揣之，西人之情，其俗雖勇鷲善鬥，而進必思萬全，且稱尚禮義，所謂南方之強，非夫爭利忘患，忿不思難者也。我之力內足以啟其驕，更得其情以御之，必將弭服。保邦已患，非奢論也。如是而外侮既緩，吾得以盡力於羣盜，外內之次，井井不失矣。若平賊之宜，攻守之局，閣下董督鷹揚，十年於今，籌之既熟，更何待於鄙論。然誓不忘視，跋不忘履，苟有所識，猶願言之。逆賊蔓延半天下，死者千萬，糜帑巨億，神鬼慘黯，二曜改光，蠢賊之誑，可謂急矣。論日下之勢，兩江之境，賊竊其中。所餘江蘇松屬數邑，地卑勢蹙，非用武之地，有巡撫、團臣駐之；揚、鎮、高、寶，有都、巴諸帥；皖北鳳、潁有袁、翁諸帥；皆非麾節所能進退，可無論於今日也。江北之通、泰各屬，千里之廣，財賦之藪，南師無一卒之守，此可輕師先駐，據爲形援，兵之爭地也。皖南二郡十餘縣，大兵萃之，水師下之蕪湖，長江不通者三百里耳，兵之要地也。西省全界，聊云完善，而地勢於今在後，兵之內地也。明閣下以江西爲堂室，以安省爲門戶，倚兩楚之重以爲後授。今聞簡練水師，欲直趨裏下河以收外府之利，動合機宜，此有識所共心折也。而計謀卒未能合，功效卒未可明者，力少而勢分也。破賊不能無兵，用兵不能無餉，當此民窮財盡，羅掘無所，已有不給之勢。使兵交不已，殆不僅然也。光武之在河北，百官以升斗給廩。魏武軍用空乏，至以桑椹自濟。方之於



今，奚啻有甚。不以源流未絕之時，遠爲徹桑之計，亂一日不已，兵一日不息，民力日困，土地日蕪，蓋意料所及，不可幸其未然也。論富饒無他術，近在征商，而遠在積穀。夫有土斯有財，二者皆有，安土保民，而後利可興也。就征而論，以爲必嚴固疆宇以保之，通利道路以行之，薄其賦斂以徠之，一其征調以安之，使皆欲行於吾塗，藏於吾市，斯不患財貨之不充矣。夫重爲之防護，必有所費。輕爲之取入，必有所損。兩者若於餉有大害，然而貪賈三之，廉賈五之，是非倉卒所能譚也。至於愚下所見，兵勢先後，其說更類迂妄。夫非常之務，不可襲常人之規。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，攻所不守，守所不攻，避堅擊瑕，誠千古之明論也。而後世遵用不由一端者，寬拙有異勢，強弱有異情也。我之勢倍於賊，兵多食充，五攻十圍，有征無戰，堂堂之陣，正正之旗，陳師誓戒，鳴鼓會衆，取其所必守，奪其所必爭，是正兵之謂也。力不強於賊而不能不與之爭，餉不饒於賊而不能不與之久，則宜擇要而守，伺隙而進，多其間諜，重其購賞，得間即乘，使無暇爲客而但爲主，無力進取而但自全，然後東西齊進，蓄銳而逞，是奇兵之謂也。二者不同，皆攻兵也。而善者必先言守。譬如木之根固而後枝葉暢榮，水之源積而後流委充沛，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，兵之要也。古云能守而後能戰，夫開門逐賊而不固其內藏者，智者不爲也。自軍興以來，至於金陵之局，其事大可嘆也。興十萬之師，以頓堅城之下，至於八年之久，而蕪、常重地無一人之足恃。勞兵增築，一敗而并完善之區盡成焦土，遺骸覆野，流膏充渠，慘恨痛毒，夫豈可言！方其連營二百，穿濠百里，豈不謂功在頃刻哉！憚攻薄之險，專恃圍壘，思拱手以待成功。歲月

既久，將驕而黷，士怠而嗟，逆援之來，望旌思潰，全師崩壞，勢如決水。夫兵聞拙速，未覩巧遲，斯之謂也。今東征之師，謀力咸效，十年堅守，一旦而下。元老壯猷，介弟神勇，江、皖遺庶，喜涕並至。某嘗聞之，將位高則易驕，士金多則易怠，所獲或不均則易怨，有是三者，愚鄙多慮，反用轉側。古人每勝輒懼，明閣下志務廣大，諒有同心也。聞當乘銳東舉，進攻合肥。斯地南憑江湖，北帶淮、泗，狂寇之窟穴，而形勢之所必爭。又克皖三旬，賊氣已定，此亦不易圖也。我之師徒殫力於前，深慮猾盜必將觀釁於後。江、皖東境，與浙、嚴及寧郡相錯，在在可乘，有如蜂穴。又蕻、黃之賊方在吾後，增兵則不勝其餉費之多，仍之則攻守不給游奕，應救則有道路之疲，一不逮而吾之境內復在蹂躪之數。逆焰既騰，居民四散，地不可保，而餉無籌。是吾徑路未夷，而寢堂已毀。斯寇亂十年，賊勢常易，而我勢常難，職是故也。爲今之計，以爲當繕固完地，興起吏治，地之要而民聚者急之，民多而地不要、地要而民不多者緩之，地不要而民少者後之。通計現有要城幾何，嚴擇才識之士，令自保任，不論資限。使之自募壯勇，簡汰額兵，變更其法，務取可用。招還流民，糾合忠義，團結鄉邦，立砦要害。地賦所入，或全或半，暫以資之。非常之賞，必至之罰，以耀乎其前，督乎其後。蕩棄文法，一切觀效。尤要連絡三省大吏，破除彼此之見。務求忠賢，與之協德，講求守法，上下交厲。如是則久至一年，速至六月，設守可備，無內顧之憂。兵食日以充裕，而可盡力於攻取矣。外則簡練銳師，以當其表。遣一陸軍由衢、嚴以抵浙杭，衝賊左肩，爲浙之援，而維蘇、松之人心，使無絕望。淳、遂以東，千人分守，以通聲勢。

遣一水軍由長江直趨通、泰，沿江設守，東盡海門，擬賊右肩，爲揚之助，而維常、鎮之心，使無絕望。外江水師，絡繹上下，以通聲勢。大軍自居安省，偏師南擾寧郡，北擬廬州，使賊不知所備。更一將之兵與楚師會靖嶠、黃，使賊無擾吾後。如是而賊無可乘，進則無利，退則日蹙，形竭勢見，必將有變。迨逆勢既窮，吾力益厚，然後徐議攻復。必先掠其下邑，奪其徑路，爲披枝傷根之計，而後可以集兵大勦，一舉圖勝。此今日之大略也。夫將校之臣，行間之士，思欲耀功疆場，以戰勝攻取爲高，斯可矣。闔下邦之大君，民之宗主，天下之所繫心，必思保民之方，使子遺之民勿更一人不得其所，是乃盛德大業，無與比尙者也。且內不足不可以圖外，守不固不可以言攻，猶拳勇技士，立足未堅，則不可以取人，明闔下之所知也。舉三省數千里之地，而以數萬人兼攻守之役，東實則四虛，前堅則後暇，地廣則兵愈單，險多則防愈急，捉襟肘露，納履踵決，又明闔下之所憂也。籌全局之利害，討兵食之二源，而不亟求完固之術，未見其可也。守者非徒一端，守城守鄉，各適其用。團練之舉，誠今世垢穢之地，然愚終以爲未可竟廢也。國內之匪徒亂民，與外邦之蠻不同。人衆素不多，餉資素不積，驅民以爲兵，因糧以爲食，故轉戰千里而無饑送之勞，戮死百萬而無準酌之慮。是以賊利流掠而不利踞守，官利固圉而不利捷獲，利害之大較也。自古民亂紛擾之時，各築塢壁者有之，舉宗自保者有之，搶攘之中，卒多全濟，而賊往往受其弊。何則，寇掠無所則苦飢，裹脅無所則苦弱，其勢然也。今之賊，自三年以來，儼然有自王之志，殺戮未極，所至城守，受貢責賦，城民四散居鄉，迄今安全者尙十七，斯近古所罕有，盜之異者

也。然僅金陵、皖省及他都會，彼欲以結人而已，餘諸經過之地，擄掠裹脅，在在不免，故於鄉團畏忌特甚，慮絕其兵與食之源也。舊年浙之歸賊，爲團人截殺過半，及破句容，溧陽而後復振。比至營下，衆號十萬，一撲而和軍爲之奔散。使句、溧有團，賊且不得至，何能破吾軍邪！某之鄉，蘇郡常熟，常郡無錫、江陰各村市，後皆義民自起，迄今猶在，賊未能如之何也。雖皆不足言，苟得其人，按法以守，其效不僅是也。變後各邑，皆客遷商販居其中，土著豪右，半在郊藪。賊之焚掠，城多鄉少，死者亦城多鄉少。邇來官兵攻戰日強，賊守將不支，小支則踞城必將改爲掠野。故言守於今日，鄉團實急於城防也。夫假團練之名爲囊橐之計，官紳四出，首言集資，所欲既充，脫然遠引，更易一人，再爲肥削，餘民有限之膏既罄於賊，而復盡於團，是不獨慈君之所痛恨，即亦某所不忍聞也。然因噎廢食，君子所戒，團之中有真有僞，有公有私，亦猶戰守之有力有不力，不可一概論也。上之政廢刑弛，夫何人之可恃。上之賞明罰必，亦何事之足疑。闔下忠盡蓋世，引勞於己，推逸於人，身自勤苦，暴露風雨之中，知今之官吏紳民，不足多任。邊方有警，近者分兵守之，遠者馳兵救之，地方之職，有供億之任，而無保障之責，某愚，誠以爲不可也。今民方日處虎狼之吻，爲之牧者猶得蒙難苟安，委過軍帥。夫食祿共患，被寵均責，古之通義。使下功則戴賜，過則蒙寬、厚賞而薄罰，甚無謂也。今人非盡駑駘，有騏驎之乘而不設以衡策，雖伯樂不能使之翔步。誠宜求才能功利之士，任之專一之權，守鄉任鄉，守邑任邑，其有欺詐或功效不立，立與論抵。如是而下不恭職，境不安定，封界不固，未之有也。誠知承乎已久，文網寬弛

，縱欲繩切，而事權不一，稟命不武。顧念當今之世，王綱傾覆，民生幾盡，忠臣腐心，義士切齒，所望雄略，與時轉移。若一切因仍，雖吳、白復興，何裨斯世！古人戡亂救危，削平大難，必資收羣力，而後可以集功名大事，無忠貞一德與共安危之股肱而克濟者，未之有也。今上當求公忠同志之友以任方牧，下當求清勤不二心之佐以處郡邑，外當求勇猛輕死之將以資軍旅，內當求明識遠利之士以參帷幄。四者闕一不可也。大行先帝知方岳權輕不可以集大事，故每奏陳，未有不納。宜奉聖意，稍以便宜割斷，以救焚溺，是亦後世之所諒也。抑更有請者，閣下愛賢好士，天下之所共知也。遠者可無論，第左右人士屈指可數者，士負閣下耶？抑閣下以爲無益而棄之也？儒者信迂緩不切事理，然求通達之論，孤鯁之節，舍此不獲也。使斯之人恒得清議出入，令天下曉然知閣下之虛納，已將有裨政治，況集思廣益，未嘗無補耶！叔季之人，匿實盜虛，外記高雅，內急私利，士情之所恒有。閣下更事既多，識人既廣，隱遁容飾，洞若觀火，可謂明矣。然某愚，以爲知之不難，而忘之實難。泰山之高，以其不棄糞壤。滄浪之大，以其不拒濁流。天下分崩，人志日鷲，凡其器能略過儔輩，咸思奮自樹立，四顧以求因依，眞僞雖不一端，未嘗無也。苟非賢傑，以天下爲己任，流俗之情，大抵求利耳。使誠無求，將銷聲匿跡於南山之南，北山之北，又肯來爲吾用耶！是以明君給人之欲，不失其意，責人之力，不求其情，故人人自以爲得君，頂踵思效。合衆人之私，以成一人之公，所以能收效也。夫與人共患難之際，而務慎密於登進，殆自孤之道也。謂宜多儲廣納，收其偶然之用，其有誤濫，則亦爲損甚微，而以獲好賢之稱，利甚厚也。軍

旅之間，一技不沒，有道以御之，孰不思盡其力！況賢否之分，不可倉卒，士有造次傾動，亦有闐然日章，觀人之難，及久而後可盡也，故曰賢主求才終日，及其得人，不出閭巷，信篤論也。自古英霸之略，汲汲不遑，惟有求賢自助而已。而士恒偃蹇不樂者，徒以既出則當分人之憂，非榮寵安樂已也。自後世志節凌夷，以干謁爲進身之階，一登仕途，有利無患。於是游談人士，爭扼腕而言利害，衡石程書，猶不可計，是使周公在今，亦將爽然而廢吐握，何論餘者！閣下奮其勇智，矯世違俗，懇誠拳拳，千里之外將共興起，尤望敦尚儒者骨幹之士，以佐不及，寬以納才，嚴以責效，是實安危之大端，治亂之所存也。夫士方盡忠，而視爲奔競，某嘗思之，以爲大辱。故瞻謁當世貴位不一二矣，未有片言之噪。茲之妄論，毋乃喪初。誠痛大亂無已止之時，而世鮮保民之主，武臣擁兵專土，務求近功以濟私慾，取材者以猛悍爲急務，求榮者以鋒銳爲立言，非以已亂，而且以益亂，此古人痛哭流涕而興歎也。平心論之，如閣下者今當幾人！閣下不爲民依，遺黎復安所望，某自顧薄弱，世事非所堪任，遭際大賢恢復之度，深惟背聖失人之旨，庶幾愚慮一得，荷明識之採擇，斯某之區區所以自效也。又今所云，皆閣下所不樂聞，非敢立異也。使言皆用，安用多費楮墨爲矣。無能之人，恒自謂能，以某方之，無乃斯類。然使言之而當，冀匡裨於萬一。言之而不當，猶無損於高明，而足以顯兼容之量。故某罔所忌憚，傾臆而出之於閣下之前也。臨書悚虔，敢布四體。某惶恐再拜上。

按方怡趙府君墓志云：「嘗與曾公論交涉，謂宜遣使如漢，宋故事，庶得其要領。公以

入告，今之遣使分駐，實創議於此。」即引此書中語。

八月十一日，曾公移營安慶，先生亦命舟隨往，守風不果行，至二十三日始達。

胡潤之宮保林翼病篤，致書曾公，約歐陽曉岑兆熊往診。曉岑必欲先生同行乃去。先生素慕潤師名，欲藉與一面，因允之，約月杪即行。

在安慶與莫善徵、王雀生結盟易帖。

莫祥芝字九經，又字善徵，行九。道光七年丁亥十二月十七日辰時生。世居貴州都勻府獨山州北兔場，現寓遵義府城內朝天街。

王積懋字小普，號雀生，行四。又行二。道光十一年辛卯二月二十日午時生。湖北武昌府江夏縣人。

能靜居日記：余爲王雀生求事，滌師問：何從識之，此人無雅韻，以何事見賞於足下。余曰：初到東流，知係王廉普先生子，廉普先生與先君安徽同寅，故以世誼往還。一日并舟而泊，聞渠號哭甚哀，驚問何事？則廉普先生忌日設祭也。時終喪已四五年，烈見其至性有異，遂與定交。師曰：此與吾賞拔毛季雲同一轍。

九月初四日，至潯陽，聞曾季圃因冤譴自刎死。胡潤之宮保亦已於前月二十六日逝世。遂罷鄂游。

初五日，內湖水師後營統領丁燕山義方招先生暫寓其舟，因作匡廬之游。登五老峯，宿白鹿洞，遊栖賢寺、三疊泉、竹林岩、木瓜洞、惟歸宗寺以阻雨不果往。

十月二十八日，至長沙謁恭毅公祠，訪曹鏡秋、羅湘、吳南屏、敏樹、郭憲城、岷熹、劉子迎諸人。時子迎奉川督駱公奏調，將入川襄理軍務，欲薦先生於駱軍門；先生笑謝之。

訪何子貞紹基，觀所藏張黑女誌。

十一月二十二日，白長沙發舟回安慶。

十二月初三日，守風荊河腦。

是歲冬，曾公特片保舉人材，稱先生博覽羣書，留心時務。同保者五人：周弼甫、方元徵、劉開生及無錫華若汀、徐雪村壽也。

方怡趙府君墓志：朝廷命曾公舉人材，公以先生等六人應。有詔令咨送曾公大軍錄用，遂居幕府。

是歲，作慎說一首示錫慎甫。又作三十初度詩、上海至崇明道中七絕六首、上海至東流途中記遊七絕二十餘首、答贈吳南屏七古一首、題陸子良南遊圖卻寄長沙七古一首、赤壁放歌七古一首、上海城西大境看桃花作少年遊一闋、左氏席中聞笛作滿庭芳一闋。

是歲六月朔，讀後漢書誌；續讀三國志，至十二月初八日而訖。又讀呂氏春秋、法言、文中子、元經、漢紀、明良記、北窗瑣語、顧曲雜記、樵書初二編、平攘錄、邵氏聞見錄、武林舊事、老子集解、方望谿文集、王船山書經稗疏、思問錄、宋論、素靈微蘊、長沙藥解、妙法蓮華經諸書。



同治元年壬戌 三十一歲

春正月十七日，返抵安慶。即留居幕中。

三月，乞假往南昌省六姊病。四月初歸棹，遊歸宗寺，登黃巖觀瀑。十四至湖口，遊石鐘山。十七日抵安慶。

夏五月，爲張子畏觀察寅作燹餘稿序。子畏旋即病卒。

秋七月二十三日，周弢甫以痢疾卒於上海。先生聞信，即於寓廬設位哭之。作哭弢甫文。時弢甫家屬在南昌，先生迎之居皖。

七月二十四日，幼女荳生殤。

冬，至上海晤蘇撫李少荃。

能靜居日記：濂師言李少荃在東流安慶時，足下常與共事，不意數年間一闕至此。余曰：烈元年冬到滬，少帥猶未即眞蘇撫，激烈坐坑，固問老師處有人議鴻章者否，意甚顛顛。不一月實授，從此隆隆直上，幾與師雙峯對峙矣。師曰：湘淮兩軍之始末區奧，足下殆無不洞若觀掌矣。

冬十二月，幕外舅鄧子期先生及姊夫周弢甫之柩於如臬縣西來庵之東北。金眉生留先生在泰州度歲。除夕作和陶詩六章。

是歲二月，與朱筱山易帖於安慶。十月，與繆公遠易帖於上海。

陽湖趙惠甫先生年譜

四〇

朱作霖字著春，號筱山，行一。道光十四年甲午三月初四日吉時生。江西廣信府上饒縣人。寄居玉山縣城內大街。

繆星邁字稚循，一字公述，別字臣陞，行二。道光十四年甲午八月十七日吉時生。江蘇鎮江府溧陽縣人。

是歲冬，先生以縣丞保絃。

是歲五月，始讀晉書。又讀淮南子、家語、曲洧舊聞、夢溪筆談、東京夢華錄、辟邪實錄、長沙樂解、嘉靖以來首輔傳、程伯粵文集。

同治二年癸亥 三十二歲

春正月元旦，與金眉生易帖，並題其所藏湯貞愍、戴文節畫扇。

金安清號眉生，行二。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十一月二十九日吉時生。浙江嘉善縣人。寄籍順天。

初三日，自泰州回安慶，汪燕山同行。初九日，過江寧，介燕山謁曾沅圃中丞國荃。時中丞以浙江巡撫率師圍攻金陵，允留燕山在營差委。二十四日，抵安慶。

三月十四日，鄧夫人生一子，乳名清爐，後改名寬，字君閔。

曾沅圃中丞欲招先生往，先生以賦性疏拙，無裨世用辭。曾公堅屬一行，因以四月往。

方怡趙府君墓志：請於忠襄公，造漁具以給江上難民，設局收養諸婦女，所全活以萬計。

。是時軍帥都興阿奏請封江，南民之避賊役者不得進退，率窮餓死。先生言以蘇撫，禁乃弛。歐陽曉岑欲謀刻王船山遺書，計需費四千金，屬先生憇惠沉園中丞倡議。中丞允獨力舉辦，並許多金爲加工精刻之費。

秋七月，中丞命先生擬保舉人才一摺，共五人。郭崐燾、周開錫、成果道三人，送部引見。易孔昭、管樂二員調營。又一片，專保黃冕。既脫稿，又欲增改前段，添入本營內保舉七人：劉連捷、彭毓橘、陳湜，皆當一面之才；易良虎、羅毓森、彭椿年，皆長吏治；趙烈文可備顧問之選，候聖主採擇云云。而先生名下考至二十餘句。先生以本營人太多，且考語濃重，恐初次奏事不宜。且自以畏名特甚，前歲相國特保後，旁人均相嫉忌，幾成怨府。今不敢復爲衆的，苦口力辭。中丞堅執不允，且云此摺實藉君爲重。先生無可致答，因請刪考語數句，亦不允。八月初一日，奉廷寄，所保各員均交軍機處存記，候旨擢用。冬十二月，汪燕山卒於營，先生護送其遺軾還如阜。

是歲，曾公接上諭，各處特保之十四人俱發往江蘇，以知縣用。先生名亦在內，蓋忘先生爲蘇人也。

曾文正公日記：十二月十五日接部文，將鄭珍、莫友芝、鄧瑤、趙烈文、成果道、向師棟等十餘人發往江蘇，以知縣用，因中外臣工先後保奏也。

沉園中丞又於石澗埠解圍，克復巢縣、含山、和州、江浦、東關、銅陵關、雨花台、印子山、上方橋、江東橋、九洲洲各城隘案內，以「器量闊深，調度有法，實屬尤爲出力。」保舉先生

，免送本班，以知縣留於浙江補用。會同曾公及官文李鴻章二中丞於十月十二具奏。奉旨允准。是歲，讀易略例、易正義、墨子、維摩詰經、大金弔伐錄、張太岳集、校邪盧初稿諸書。

### 同治三年甲子 三十三歲

曾公以江蘇爲先生本籍，欲咨請改授。先生亟馳書謝之，蓋此咨一達，必仍改歸浙江，若奉旨發往，勢難不去。先生既乏宦情，而浙江又當時所視爲畏途者也。復請沉闡中丞於家函中代阻其事。中丞笑曰：「君才識器局，規模已見，終有捉將官裏之日。雖高尚，無益。」復引劉霞仙中丞相擬，言志趣堅定相似，而通達過之。先生遜謝，且對曰：「世路未夷，人心頗僻、中堂及公尙思引退，況在草茅而敢一試耶！」

夏六月十六日，官軍破江寧城，恣意焚掠。方山民人生擒忠王李秀成以獻，餘黨悉遁。

能靜居日記：六月十六日，破江寧城。申刻將盡，忽報中丞回營，余偕衆賀。中丞衣短布衣，跣足，汗淚交下，止衆弗賀。出傳單示余，命作奏。因即擬摺稿一件，中丞及楊制軍、彭侍郎會銜、中丞前奉旨，令克城之日，與楊、彭共奏故也，入內呈交中丞手。酉戌間，望城中火光燭天，聞各軍入城後，貪掠奪，頗亂伍。又見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，甚至各棚廝役皆去，擔負相屬於道。余恐事中變，勸中丞再出鎮壓。中丞時之甚，聞言意頗忤，張目曰：「君欲余何往？」余曰：「聞缺口甚大，恐當親往堵禦。」中丞搖首不答。至戌末，見龍膊子至孝陵衛一帶放砲，知有竄賊，時城雖復而首逆未就擒，悍黨李秀成、林紹璋等咸

不知下落，大事未爲了。當余復於臥榻搖中丞起，請派馬隊要截。中丞不以爲然，臥良久，起張燈，取余所擬奏稿增刪略盡，錄出一通，復命彭椿年擬一稿，並屬余商酌。余言回老營一層不必提，且諸將戰功此次既係奉旨僅奏大略，則隨摺應保人員，皆當由中堂續再詳奏。中丞曰：「不必取巧，似近諱飾。至各將功績，我處不奏，中堂必不肯詳告，是負諸人矣。」皆不允。遂發繕寫，而自復臥。至四鼓時，城北來報，有馬賊二百餘，步賊千計，假冒官軍衣裝，並攜帶婦女，從缺口冲出。守口者崑字及湘後、左、右營，精銳大半在城內未返，餘皆疲頓，不能阻之，僅殺數十人。出城後由孝陵衛福字李泰山、節字蕭孚泗等營卡門出，亦莫敢遏。其衆投句容路而去云云。報者不敢驚中丞臥。余以意度之，僞會必在其中無疑。余時觀文案諸友繕摺未竟，聞報不禁竊歎。中丞與彭毓禱正閉門酣臥。急叩門請之起，商定摺內增數語，爲後來地步。中丞稱善。并飛札馬隊營官伍維壽追剿。

又：蕭孚泗在僞天王府取出金銀不貲，即縱火燒屋以滅跡。僞忠酋保方山民人陶大蘭縛送伊營內。伊既掠美粟稱派隊擒獲，一文不賞；又疑忠酋有存項在其家，派隊將其家屬全數縛至營中，鄰居亦被牽曳，逼訊存款。致合村遺民，空村竄匿。喪良昧理，一至於此。

又：初擒忠王時，中丞親訊，置刀錐於前，欲細割之。余急諫止，遂命收禁。至二十五日，中堂自皖至，又詳加審訊。七月初六日，始正法。始收禁時，余約周闔山書功至其處，與談甚久。自言廣西藤縣人，年四十二。初在家甚貧，燒炭爲業。洪逆至廣西誘人入會拜上帝，從者甚衆，皆呼之爲洪先生。渠起事時即被擄脅入內，在石達開部下。至金陵七八年後

始封僞王。問：「在僞朝亦知其不足恃耶？抑以爲必成也？」曰：「如騎虎不得下耳。」問：「何不早降？」曰：「朋友之義尚不可渝，何況受其爵位！至於用兵所到，則未嘗縱殺。破杭州得林福祥、米進朝，皆禮之。官眷陷城者給票護之境上。君獨無所聞乎？問：「事或有之。然部下所殺視所縱者何啻千百倍蓰。爲將者當令行禁止，如爾者，安得無罪而猶自言之耶！」曰：「此誠某罪。顧官軍何獨不然。」余曰：「以汝自負，故與汝明言，使汝醒悟耳。軍中恒情，豈責汝耶！」又問：「十年秋，爾兵至鄂省南境，更進則武昌動搖，皖圍撤矣。一聞鮑帥至，不戰而退何耶？」曰：「兵不足也。」余曰：「汝兵隨處皆是，何云不足。」又曰：「時得蘇州而無杭州，猶烏無翼，故歸圖之。」余曰：「圍杭州曷不在赴江西之前，而徒行數千里無功，始改計耶？且爾弟侍王在徽，取浙甚便，而煩汝耶？」曰：「余算誠不密。先欲救皖，後知皖難救，又聞鄂兵強，故退，抑亦天意耳。」余又問：「洪秀全今年甫死，三五年前已見幼主下詔，此何禮也？」曰：「使之習事也。」余又問曰：「城中使今日不陷，尙能守乎？」曰：「糧盡矣。徒恃中關，所入無幾，不能守也。」余曰：「官軍搜城，見米糧尙多，曷云無食？」曰：「城中王府尙有之，顧不以充餉，故見絀。此是我家人心不齊之故。」問：「汝今計安出？」曰：「死耳。顧至江右者皆舊部，得以尺書散遣之，免戕賊彼此之命，則願無憾。」言次有乞活之意。余曰：「汝罪大，當聽中旨，此意非統帥所得主也。」遂俯首不語。

又：滌師言「三年秋吾進此城行署之日，舍弟甫解浙撫任，不平見於辭色。時會者盈庭

，吾直無地置面目。足下在彼始終歡契乎？」余曰：「初至，隆禮太甚，使提鎮公服持帖迎接。在彼年餘，尚無間言。惟收城之日，因爭先遣馬隊斷路，及勸沅帥重赴缺口彈壓，十九日李秀成生擒，烈請緩其刑誅數事，頗佛意，旋亦釋然。」師曰：「舍弟豈容直言，左右皆彭椿年之徒，欲治得乎？」又言及沅帥收城時事，師云：「本地人尚知感激，若非各營及統領獵取無厭，豈非萬全美事。」余曰：「沅已實無所沾，但前後左右無一人對得住沅帥耳！」師云：「沅浦不獨盡用湘鄉人，且盡用屋門口周圍十餘里內之人，事體安得不糟，見聞安得不陋。」余曰：「沅帥坐左右之人累之耳！其實子女玉帛，無所與也。各員弁，自文案以至外差諸人，則人置一籠，有得輒開籠藏納，客至則傾身障之，醜態可掬。」師狂笑曰：「吾弟所獲無幾，而老饕之名遍天下，亦太冤矣。」

二十六日上諭，以未見續報攻破偽城，恐有中變，且以中丞大局粗定之時，不當遽返老營，辭氣頗嚴。營中人咸歸罪於先生前摺文字之疎。然摺稿實中丞手定，非先生之罪也。

能靜居日記：聞外營諸人言，此次廷寄甚嚴，由於前摺云偽城甚大之故，以爲余罪。按旨中以中丞遽回老營爲責。彼時中丞初歸，余見各營紛亂，恐有中變，諄諄勸之再出彈壓，大是逢怒。余原奏稿寥寥數語，並未鉞及回營一層。中丞親筆稿逐細詳鉞，始有趕回老營之說。及後又屬囑定，余力言此四字可去。中丞佛然，以爲不必取巧，余安能固爭。僅將下文「令官軍環城嚴守，四路搜殺。」改作「環城內外紮定，兼扼各路要隘，冀使無一漏網」云云，以見中丞之歸，非圖休息，乃爲防賊之竄，庶周旋語病。中丞及余稿，親筆俱存，非妄

言也。惟僞城甚大云云，則的係余添。時已四鼓，繕摺將半，中丞與彭毓橘聯榻酣臥，而外報竄出三百餘騎，步隊千人，報者不敢驚中丞之臥，向余備言始末，余私恃僞會必在其內，事關重大。金陵城內，僞主名會非他城可比，斷難掩飾。且中丞孤立無援，又多怨忌，難保無人指摘。此次已奏明殲滅淨盡，日後如何轉灣。故於夢中撼之使起，再三商訂，增此一節。下復云「萬一城大兵單，竄漏一二，臣自當嚴飭各軍，盡力窮追，會合前路防軍，悉數擒斬，免致流入地方，復貽後患」等語。以見城破之後，賊力尚強悍如此，則防範不嚴，尚爲有辭可說。未求有功，先求無過，用心不爲不苦。若輩悠悠之口，何足與言。所恨中丞厚待各將，而城破之日，全軍掠奪，無一人顧全大局，使檻中之獸大股脫逃。幸中丞如天之福，民人得忠會而縛之，方得交卷出場。不然，此局不獨無賞，其受譴責定矣。雖章奏一字不忽，容能免朝廷之查問耶！況忠會生得，而民人轉被誅求，則僞幼主之得出，安知非民人懲前車而縱之使去，尤足令人皆裂。至此次廷寄忽加厲責之故，殆別有緣起，余知其約略，未敢臆測。大抵朝廷苟無奧援，將帥立大功於外，往往轉權交議。不然，去年蘇州之復，李公原奏，明言忠會從小路搭橋而去。今春杭州之復，左公原奏，明言賊傾城先走。皆奏入而恩出。於此奏何如，而以筆墨爲罪耶！君父之前，立言有體。雖近世捷報，太半虛辭，然亦必稍

有根柢，不致全然誑語。不然，兩公皆長於作奏，何不以生擒入告耶！

秋七月初八日，得旨曾國藩封一等侯，加太子太保。曾國荃一等伯，加太子少保。俱雙眼花翎。先生亦於金陵獎案內以花翎直隸州保敘。



曾公至江寧，鞠訊忠王。七月下旬返安慶，先生隨行。八月十一過揚州，晤金眉生，于竹虛實之諸人。竹虛之叔漢卿昌遂出觀，翁翁舊藏宋槧嘉祐集、梅花喜神譜。眉生亦出觀，明人影摹宋藏本如來十大弟子像及六舟拓新安程氏舞器古泉卷。二十抵安慶，曾公告以沅圃信來，頗悒鬱不平，屬先生切函排解。

按沅圃中丞克復金陵後，朝廷以忠王真偽及賊營藏金致疑，嘗派富將軍來，託言查看旗城，其實曾王有信，令其訪查忠曾真偽及城內各事。泊船水西門，見城上弔出木料、器具紛紛，頗有違言。逢人輒詢爲忠王是否的確云云。又七月十一日奉廷寄，內稱御史賈鐸奏請飭曾國藩等勉益加勉，力圖久大之規，並粵逆所擄金銀悉運金陵，請令查明報部備撥等語。曾國藩以儒臣從戎，歷年最久，戰功最多，自能慎終如始，永保勳名。惟所部諸將，自曾國荃以下，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，勿使驟勝爲驕，庶可長承恩眷。至國家命將出師，拯民水火，豈爲征利之圖。惟用兵日久，帑項早虛，兵民交困，若如該御史所奏，金陵積有巨款，自係各省脂膏，仍以濟各路兵餉賑濟之用，於國於民，均有裨益。此事如果屬實，諒曾國藩亦必早有籌畫布置。惟該御史既有此奏，不得不令該大臣知悉等語。中丞之悒鬱不平以此。曾公壽弟詩所謂「九載艱難下百城，漫天箕口復縱橫」也。

與湯詩林易帖。詩林於是歲冬病瘵而卒。

湯彝銘號詩林，行五。道光十七年丁酉十月初三日吉時生。湖南長沙益陽人。

九月沅圃宮保病，奏請開缺養病，以十月朔發舟回籍。時先生挈眷自安慶移居金陵，相遇於

大通。沉園出示曾公所贈壽詩十三章，即次韻送行。十九日，抵金陵，住南門之西殷家巷。

曾公奉旨進勳皖、豫、楚三省邊境捻匪。李少荃中丞鴻章署兩江總督。曾公欲攜少荃部下  
行，而留沅帥部下交李節制。先生爲言主客之勢，且將士不相習，力阻其事。曾公允即改派。先  
生又言「楚軍皆飢疲，此行赴楚，人皆知爲西北之權輿，必當憚行。又江督既卸，籌餉益艱，以  
一無事權之大帥，挈數萬勞苦快望之卒，爲萬里遠征之舉，所關安危至重。相國爲國重臣，不當  
避小嫌小疑而置後患於不問。爲公之計，宜遵旨卸江督而奏明軍務善後之不易，楚軍之不宜於北  
，爲朝廷一痛快言之。庶幾體國之誼。」曾公雖是其言，而未能從也。

十二月，謁李少荃制府送行。宮保勸先生筮仕，並代計家室之用，意甚殷厚。

是歲，爲周閩山題吳墨井西庵訪菊圖作齊天樂一闋。和金眉生納姬卻扇詩七絕四首。

### 同治四年乙丑 三十四歲

春正月十三日，謁曾公乞假歸省墳墓。二十三日發舟，甥周孟輿隨行，回里小試。二十八日  
抵常州，舊宅尚完好，惟門前高柳皆燬，街道間隔，不可復識。先生念合族子遺無幾，請以祠產  
墾產墾荒贖族，作墾復祭產先贖族衆議井立議單。又作本族殉難男婦請建專祠稟，上總督李少荃  
制府。

二月二十日，往常熟，在張雨生處觀王石谷江山無盡圖長卷。二十四日，往揚州，訪吳介存  
侍御台壽觀米南宮真蹟四紙。又於魏剛己處見燕仲穆江干雪齋圖，陸明本梅花立幀；莫善徵處見

王石谷毘陵秋興卷綱本。

夏四月，莫善徵赴六合縣新任。時六合城中盜案甚多，哥老會夥黨潛藏，莫能究詰，街上遍貼暗號，有狹長紙條，上書云：「勸君莫打三春鳥，子在巢中戀母歸。」下印圖書一方，係「我盡我心」四字，不知用意所在。局員查夜，有查出令箭者，明目張膽，人心惶懼。先生聞而歎曰：「當局者方紛紛撤兵勇，追截贖，或又以裁汰時不逮欠餉爲能。待一時戰勝之勢，以若輩爲可欺。不知信義一虧，民心日覲，其貽患爲無已時也。」

四月杪，返金陵，謁曾公。五月初三日，忠親王曾格林沁追擒至曹州陣亡，急旨召公督師北討，先生請從行。公念先生累重，已爲奏請改省，奏旨到浙遇同知缺出酌量改補。至是，力勸赴浙筮仕。先生未即諾，公又命子劼剛及錢子密銓曹應溥達意。先生曰：「余初計北行艱遠，受德有素，未敢憚勞。今相意云然，豈可重使爲難，致來戀棧伐檀之謂。」遂即承命。

五月二十七日，曾公北行。先生送之至邵伯鎮始別。至是，執贄稱弟子。

能靜居日記：乙卯丙辰之間，初從節旆。李次青方伯即勸余投贄門下，且云出自公意。余未之可。至今十餘年，屢荷特薦，且兼養之恩迫出尋常，例以古人感恩知己之說，既不可以自外，而公學問節操，師余甚優。徒以功名之會，不敢託於曠近。今遠離在即，嫌疑已無，素心可以一伸矣。旋督謁，即致此意。公若謙讓。

曾公答書：頃接手書，猥以一日之長見推，大增慚慙。昔劉蔭渠制軍於咸豐十年誤聽何人之言，謂敵處有密保之疏，忽欲換帖改稱。國藩致書力辨其誣，請以廣西所產之三七見貺

，而捐免門生二字。蔭渠亦復書寄三七二斤，封面寫云，捐繳三七若干，請飭局核明給獎。敝處因將新帖壁還，以代實收部照，不改稱謂，仍爲友朋如初。此事雖小，頗有逸趣。敢援斯例，請閣下惠我以臬文先生儀禮圖之初印本，亦即捐免新稱，飭局給獎。如不能遽繳捐款，或先發實收，亦可飭局通融辦理。此次敬將大柬壁還，亦足見捐政之寬大矣。賢如子厚，不敢爲衆人之師。貴如衡青，亦豈無長揖之客。請存此義，留作一段佳話可也。

曾文正公日記閏五月初四日：舟至邵伯鎮，在舟寫趙惠甫橫披一幅，約四百餘字。

閏五月初七日，行次紗帽洲，大雨如注。街市爲皖南鎮劉松山兵占滿，無可駐足。不得已，借宿於釐局。

能靜居日記：劉松山初發皖南，約士卒至蕪湖領餉。至蕪湖，復云須至金陵。至金陵，領得五萬，乃寄己家至八千金。自哨官以上皆有分，獨兵勇無有。復云須過江發餉。且云江口不過三十里，士卒行至螺絲溝，不啻百餘里。已擁大舟糧運，中流而進，士卒終日不得食，故怒甚而譁。又其平時各勇告假，以須償欠，皆堅勸不許。至勇丁耐苦不得而自去，則此款領到後全歸乾沒。舊制，勇丁須五百人一營，今則三百人已爲滿數。故一充營官統領，無不立富。

六月，槐亭、六姊自長沙歸。

秋七月杪，至常熟，擬卜居。託馮式之、趙次侯諸人相宅，無可意者，遂購九萬圩吳氏地約四五畝，值百緡。命匠造前樓五楹，平屋四楹。後復造平屋五楹，以居四姊家屬。

致曾沅圃宮保書：自七月東下，先至故鄉，井邑凋殘，不堪託足。遂決詣虞山下相擇僻地，八月杪始得一所。初意爲架鴻貧廡之謀，適有族兄素居蘇郡，愆惠買山，首先解囊，事因不可中止。聞之者如杞雲、緣仲諸子，均願玉成。即構數椽，爲久居計。至日食所出，則李少帥垂詢數次，欲爲位置，烈力辭要近；頃復欲畀以忠義局一席，聞此中況味，不失處士家風。周之則受，無忝素懷。八口嗷嗷，聊爲免死。知蒙拳注，一切附聞。自非至愛，不復關白。

八月，金眉生爲御史朱學篤所劾，奉旨押解回籍，交地方官嚴加管束。先生至鎮江訪之，握手悵悵。

能靜居日記：聞參稿由江北寄去，總以眉生洞悉巖事，故欲逐之使去。初託卞寶第，卞以前次已曾參過，不便再舉，遂輾轉託之朱學篤。朱，山東人，極貧，與眉生初不相識，此次不過得百楮而已。樞中寶璽、曹毓英素惡眉生，適此二人秉筆。曹字琢如，江陰人，往歲張甫因林福祥事致書爲之請援，不獨不能爲力，竟呈書恭邸，致羅織成禍，張甫卒以是鬱鬱而歿。

九月，周朗山卒，先生往唁。  
冬十月，妾董婉卒。年僅十六。

妾董婉小傳：董婉小字五大，蘇州人。余以其性淑，名之婉良，又呼之婉。家世業糾，質雄於鄉，祖若父行有納粟得官者，遭亂家毀，父母相次歿，依從兄某。某無賴，以之償負

，淪落不可問。或纏之余，遂納之，時年十三。性恬靜有林下風，雖童幼，嗜好汨如。昔時父母愛憐之切，飲食衣服必選，余家不豐，以婢蓄之，所食尋常，未嘗弗甘。分以珍食，必固謝，卻之乃止。去年秋，余歸自金陵，南陽君薰飾之，卻新衣弗衣。命工爲造條脫，推以與人。與人佩玉，弗視，顧篤信佛氏，與之數珠則躍然喜。來時已有疾，治之不愈，乃日深。治迄數年。遂以不起。疾篤，持淨宗益勤，諷彌陀佛名，一日夜輒數萬。將終時，已不能言，猶屢反唇稱之，彷彿可辨。余家人皆助爲之誦，良久忽復開口微笑，稱佛號者再，合掌右脅，朗誦而逝。巔頂熱如沸，以教法證之，殆如願往生矣。爲人貌非殊絕，而眉目秀澈，膚色瑩然，清如冰玉。在左右，命之執業弗敢怠，然未嘗有檢色諧言，余奇之而弗善也。比疾中，余就榻撫之唏噓，始握手言，若生清泰，即相度。不然，願更爲夫子妾。余知其非忘情者。有幼年故衣已敝，抱之而泣，則固深於情，特不言耳。余閱其遇，且重其志篤而力勤，不忍令以婢終，將使百年後從余兆。故書其始終，以詔後人。

魏殷仲之父子田先生卒。

十一月，赴宜興訪吳竹莊廉訪，商刻說文諧聲譜。

十二月，常熟新宅落成。先生挈眷自江寧移居於此。四姊家屬同行。陳槐亭夫婦辭往揚州。

卜居詩十八章：卜居虞山下，峯岫照門閭。方池直前榮，浮光動我裾。東田在溪曲，曠可三畝餘。地卑足荷芰，土沃宜果蔬。松杉皆中材，手植遲自娛。小堂納賓朋，偃仰高閣虛。幽懷獨遊騁，時與浩淼俱。平生囊篋藏，四壁羅圖書。身世偶有記，遂忘井里殊。豈無柔

下情，同爲傳舍居。池中出小阜，綠樹何萋萋。泉流彙東南，長堤繫其西。披襟相遙望，脈脈不可躋。小鳥時往巢，樂彼人跡稀。趨舍有定理，全生本天倪。拙哉漢陰人，欲以息羣機。網羅在中野，去去與子棲。東田傍我居，雜植別蔬果，青黃夾道周，瀟灑或瑣瑣。西山透城闌，岡阜曲向我。曳履時一顧，襟懷已瀟灑。層峯起傑偉，臨眺志亦頗。胡爲久卻曲，足蘭畏坎坷。鬱鬱山上松，欲去屢駁妥。歲寒方寸心，終古期不墮。東鄰有病木，枝葉半凋黃。咨爾曷憔悴，鄰叟爲我詳。懷昔少年日，感候眷流芳。此樹本鄰卉，掘根來舍旁。踈蹊日三復，摩挲苦不長。偶壓或摧折，興來酬酒漿。勾萌日以萎，零落今猶僵。啞笑爲樹語，甘苦汝所當。記生貴窮谷，奚爲康與莊。上枝無巢鶯，下根非棟梁。猶愧長者愛，不然膏斧斲。願程汲汲心，勤渠慎弗忘。繁繁池上柳，生意鬱然芟。逢春發柯條，暢達無阻回。念汝一物微，亦負造化胎。植根苟無跋，庶幾遂爾材。定命人所同，鼎鼎將安爲。羣衆百千種，稟性本同流。馳驚厥路殊，悠悠遂阻修。北胡與南越，驅車孔道周。雖云轍跡乖，同彼汗漫遊。夸脩軒冕人，枯槁山澤儔。尊生各有志，營己理則侔。適意即爲貴，誰能得失籌。讀書東房南，廣几羅典墳。上下數千載，詠歌旬以殷。得間遂研別，邊逢無艱屯。忽爾與古會，慰懷勝飲醇。恢詭炫奇博，饜饜矜多聞。譬彼珍錯適，朵頤災我身。人已學良殊，默默觀羣文。聖遠羣言淆，修學各殊徑。溯流旣由博，探本或尊性。苟令趣向同，順倒豈一定。是以洙泗科，設教逮百行。象尼今有作，廣闢羣羣俊。溟汗旣涵納，淄澠孰則競，時衰道尤微，魁斗曷運柄。戈矛在同室，町畦每忘進。不問姬孔情，盤際八表正。如何坦途途，榛

梗今不淨。松寥結池上，謾謾風往還，遠天暢無垠，暮靄東西丹。明月絳已照，粲然見客顏。乘興舉杯罍，有酒清濁間。客子親故稀，禮數昔已刪。當意二三友，雅俗奚足班。唯阿智愚計，天真貴不剗。有客忽來顧，騶馬薄林鮮。停輿石扉下，鳴金溪水邊。踰垣事則異，束帶庶就乾。息機久寂寂，重效傀儡牽。翠羽施冠上，輝煌野人顛。雖繪到溝斷，遂令嬾時妍。自顧慙柴荆，欲步還頽顏。飲客無茗椀，款客無餐盤。候客無童奴，答客無馬鞭。珍重客今去，顧寬愚者愆。池南巢雄雉，文采照清波。數步一飲啄，旁有虞者羅。春花數牆隅，游女時往過。搖手戒勿摘，欲言涕將沱。物微俗已異，業遠衆益苛。感彼盛名會，銷聲樂蹉跎。忍俊偶逸足，束身還譴訶，煌煌大都邑，賢傑踵相摩。非乏口就情，但愧對巖阿。求益詎云易，標樹名苦多。感念棄子去，我生時則那。春秋有代謝，園卉順榮枯。芳華覲青韶，寒秀霜氣俱，未聞零落期，太息在路隅。人生多情物，委懷良獨殊。理愜心已安，落落殊毀譽。栖栖聖者流，子子民生謨。得喪一身計，無爲悲阮途。放舟姑胥下，山色悽以寂。色原長州宮，零落衆芳歇。東吳雄霸地，江海爭輿口。緬裳古昔事，茶火向上國。顧盼甌越平，一挫氣已墨。盛衰須臾間，人物遞殫及。尋常場圃翁，投老筋骨竭。高皇奮三尺，枕奄亦蕭瑟。精銷孰能挽，愚聖豈殊轍。秋風動悲想，怛怛數朝夕。成毀有運命，人事乃相參，精誠金石開，合漢無頑堅。孳孳赤鳥公，羣叔顧流言。夙有匪躬志，風雷終泰誠。冥契若昭揭，實事況攢研。上農耐胼胝，差飽乾涼年。匹士寒窗下，積德非徒然。感應信萬殊，不失銖兩間。惟皇總羣衆，一一無頗偏。陽春富華實，孰矜松柏林。矯矯□□氣，每摧胡考心



涼秋倏已至，消息別陽陰。暑風奮林表，健翮殊凡禽。觸激遠投伏，翻飛有遺音。一物未足數，萬象日豎鬚。世衰各七獲，俗薄難任口。所以垣君諷，曾語良宰襟。經秋感異氣，疾疇動晨昏。內熱挾溫暑，牡藏邪所根。譬昔金狄災，已入大梁門。屯壁雖不下，居殿久失尊。膏肓不足口，城社難比倫。縱有營衛強，詎可手足捫。素書青囊內，伏枕呼黃軒。孟冬寒氣迫，晷短日景微。四野悲風動，歸鳥無安枝。雪涕柴門下，淒然掩荆扉。誰云燈燭光，無乃形影非。游子暮不息，夕露霑爾衣。霑衣何足忿，我嗟周道遲。不寐百感集，攬衣夜寥寥。周身事微末，顧傷鴻雁散。清晨課耕植，鋤針向東臬。慘澹未云獲，聊知口族勞。益空妻子默，償薄董奴驕。辛苦賤者分，沒身始足高。人生百歲間，苑枯聽爾遭。心強覲慶門，氣索終梗飄。得失各自任，孰云冥冥操。千載延叔堅，心期吾輩曹。

李少荃制府介先生入蘇州忠義局，聘書由王曉蓮廉訪大經、郭遠堂方伯桓蔭、劉聽襄太史崧駿具名，聘先生續纂昭忠錄。

致曾沅圃宮保書：烈來吳會，就忠義局總纂撰文之聘。月餼二十金，掬膏糜飯。幸事甚簡略，游步無妨。雖諱窮不免於啼號，而藏拙聊循於性分。

足歲，有雪桶、九蓮燈七律各一首，爲史花樓大令題史忠正公祠墓遺址圖諸詩。

是歲，讀渚宮舊事、三輔黃圖、宋元通鑑、晉書、李二曲集、珍藝遺書、江忠烈集、胡文忠集諸書。

同治五年丙寅 三十五歲

春正月，曾沅圃宮保任湖北巡撫。

能靜居日記：杜小舫言，楚藩唐蔭堂與黃南坡素交惡，因沅公與黃至交，慮沅來鄂，不利於己，遂代擬一摺，請沅公不接巡撫印，徑出境任軍事。總督官秀峯不可，唐計既沮，退即寫摺底寄歸湘中，傳之於衆，妄言官已密奏，冀尼沅行。沅得之大怒，既蒞鄂，不肯接印者旬日，或爲官力辨，沅意稍釋矣。糧道丁守存、候補道張開齊均不得志於官，窺沅之不滿，故從媒孽之，以官素弟沅，指爲輕沅狎侮。而唐復慫恿官，奏放沅爲幫辦。官不之察，冒昧從之。於是沅繕疏劾官以貪庸驕蹇，散悶徇私，寵任家丁，貽誤軍政，循例糾參裝頭，後列各款，語多不中肯，文句亦冗沓拖長，首尾不相顧。欽差讞奏，則字字開脫，列據各司道文武稟覆供詞，以駁原參，幾無一事稍有影響。沅事後亦知爲人所誤，銜丁等次骨。官則云我與沅圃原無事，皆唐蔭堂爲之耳。官入都過揚，濬相適南下，遇於揚州，先以書疏往還，約明彼此不提。運司程尙齋、丁兩生等居間說合，曾先候官，見面無語。官答候，曾未見。旋各司道設席宴兩相，曾至而官不至。遂別去，尙不致決裂。濬相語人云，沅疏實未先商，然係親老弟舉動，而云不知，何以爲兄。若云知之，又何以對友。故相見無辭可措，殆爲實情。當沅繕摺時，營中無一文員，惟劾剛適至，故外間言摺係其修改繕寫云。

又：曾師相云，老九評官不勝，極悔，亟思退事之方，請教老兄。余曰，須悔亦須硬，

仍須頑鈍無耻，乃可做事。余往年任江西光景，視老九所處何啻數倍，但恐渠無此耐心耳。又言，官秀峯事起，彼此不相聞問，內中亦不以見詢，始終若雙瞶。然李少荃勸余密潛保官，請弗深究。又紛言余勁老九。其實皆未知余心。此等殆不可參以文法，余惟麻木不仁處之而已。

三月，訪李笙魚嘉福，見北碑精拓數種，有隋蜀王秀自製美人董氏墓志銘，精絕無比。時先生喪董姬已五閱月，因重值得之，以託哀悼。

夏四月，趙次侯出觀秦美陽權及王元章墨梅。

六月，至木瀆，過周弢甫故居，作七律二章弔之。

秋八月十一夜，訪友泛舟看月西山下，叩城而入。或饋北地葡萄，坐池上與南陽君共食。遲雲去月出，作水調歌頭一闕。

九月，訪登程英備，見戴醇士山水卷，眞淳淡遠。又唐確士荷花立幀，上多王員照、憚南田諸人題。

冬十月，讀錢大昭詩古訓，作校記一卷。

十二月，楊詠春沂孫出觀宋徐鼎臣臨秦碣石頌雙鈎本，云將付刻。

是歲，撰趙次侯室浦宜人誄，又代撰重刻段氏說文跋、鄭文公碑贊諸文。是歲，讀通鑑、笠澤叢書、李安溪譜錄合考諸書。

同治六年丁卯 三十六歲

春正月初五日，鄧夫人舉一子，名之曰路。

時曾公奉旨回兩江總督本任，李少荃制府代督軍事。先生遂辭忠義局事，赴江寧從曾公。夏四月，閱周弢甫日記，選其議論精博者，爲隨筆二卷。

五月，曾公欲讀內典，先生以圓覺略疏並釋繡譯名義以進。

曾公患背痛不寐，心神不寧之症，先生爲疏方。

六月，擬補撰李申善十六朝地圖付刊，曾公囑先生與劉開孫爲之。

秋八月，往候彭雪琴宮保。時宮保患血症及氣虛上息，頗委頓。仍日坐三板戰船，夾帳暴赤日中。先生勸稍將息，宮保曰：天下方多故，恆恐一習便安，順流之勢，不可復挽。余杭水師十五年，未嘗陸處，今雖瘦，要有一死耳。先生聞言愴然，歸途爲之不怡。

九月，曾公撰梅廬府君神道碑成，又以執書辛幼安詞贈先生，復綴短跋，稱先生倚聲得古人佳處。翌日，先生錄舊作詩詞以進。曾公曰：詞好，又曰詞極好，又曰足下詞殆獨步，雖名家如周稚圭等，胡能與足下抗。吾先年在李眉生扇頭見兩小令，甚愛之，不意小令竟如此絕唱。詩亦極高，然尚有之，不如詞之異也。

瀏河白茆一帶海盜爲患，先生請發輪船嚴飭捕剿。

冬十月，往武昌，應江團宮保之招。時曾公病未愈，臨別依依，先生勸靜攝勿覩細務，並爲詳

言靜攝之法，公深領之。復諄囑「見九弟，幸以常爲我說之語告之，即未能有得，藉足下襟度，亦可稍去其囂凌之習。」

十一月初抵武昌，謁沅圃宮保，暨談釋老名理。宮保欲刻內典，囑先生開列目錄，並在下游代覓底本。

能靜居日記：初五日謁沅圃宮保久譚，沅公云：吾此歸，清議以爲何如？余對：輿論惜朝廷輕視疆事，於師無所議。又問歸後從此不出可乎？余曰：大臣受恩深重，當視國事如家事，師今出不獲於上，不得已而歸則可，若寇亂益深，時君側席，而耽樂林泉，僅僅身計，非古人篤妻之誠矣。公復言主上親政，朝局大明，果如足下之言，亦不敢自畫，否則老死林下而已。

十二月初返江寧。是歲，先生居曾公幕中，每晚必敘談，親切如家人，上自朝政軍事，以致詩文掌故，無不暢論。而曾公於先生家事負累，尤系念不置。

能靜居日記：六月二十日初鼓後，滌師來暢譚，言得京中來人所說云：都門氣象甚惡，明火執杖之案時出，而市肆乞丐成羣，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衫，民窮財盡，恐有異變，奈何？余曰：天下治安一統久矣，勢必馴至分割。然主德素重，風氣未開，若非抽心一爛，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。以烈度之，異日之禍，必先根本顛仆，而後方州無主，人自爲政。殆不出五十年矣！師蹙額良久曰：然則當南遷乎？余云：恐遂陸沈，未必能晉宋也。師曰：本朝君德正，或不至此。余曰：君德正矣，而國勢之隆，食報已不爲不厚。國初創業太易，誅戮太重

，所以有天下者太巧。天道難知，善惡不相掩，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。師曰：吾日夜望死，憂見宗祏之隕。君輩得母以爲戲論？余曰：如師身分，雖善謔，何至以此爲戲。然生死命定，不可冀求。樂死之與倖生，相去無幾。且師亦當爲遺民計，有師一日，民可苟延一日，所關甫大，而忍愆然乎？（按同治六年下至宣統三年，得四十五年。先生所謂不出五十年，信哉！）又：九月十五日哺食後，滌師來久譚，及余家事負累，爲之頻蹙。並云：沉圍處太無人，足下盍留彼匡助之，渠必受益。余謝不敏，且陳去家太遠，家政無人爲庀。師曰：家事不過乏錢耳！我仍爲足下位置忠義局永久一席，孟輿亦改該局差使，以持足下門戶。足下在鄂，舍弟別具薪賻，受之不爲貪。豈不兩濟耶？余曰：師爲壽永久家用，幸甚，烈願受師此惠。口食既無憂，烈每年來往師及沅帥處各住數月，以沐光霽。何如？師曰：足下負累，又將何策以了之？足下既不欲久留鄂，在吾處盍留心政務，否則竟去做官。家世令長，且惟此可以歷鍊人才。足下如去，吾爲諄屬浙大吏，不無所裨。余曰：做官未必能了負累，烈一遊客，而干請者尙紛紛，況做官耶？愛錢無以對知己，不愛錢無以了一身。進退維谷，徒稽首屈膝於流俗，亦何爲耶？烈以菲才而素負虛聲，一入仕版，責備必嚴。再操師竿讀以往，彼省大吏，即無矚目之見，同輩中能無側目耶？

是年，東搶平。曾公奏在事功績，欲爲先生丐一階。先生固謝，而乞與甥周孟輿校官。會部章附生不得與校官，遂改縣佐。

是歲，有汪節婦家傳，又有題錢警石先生冷齋勸書園詩、喜雨詩、端陽日湘鄉相公使宅作諸

詩。又有題金眉生廉訪煙雨尋鷓圖木蘭花慢一闋。

是歲，讀南史一過，以墨筆校訛字。

## 同治七年戊辰 三十七歲

春二月至蘇州候巡撫丁日昌。日昌以時事殷殷垂詢，極口歎服。欲招先生襄書局事，先生辭謝，並寓書以冲容博大規其瑣屑繁碎。

三月，至常州宜興祭掃祖塋，清查地界，作常州茶山路墓田考一篇，常州三堡橋墓田考一篇、荆溪東山墓田考一篇。

時西捻自晉，豫竄入直隸開州，經趨磁、定，都門戒嚴。旨令李鴻章部下專主剿匪，限一月撲滅，逾期治罪。左、官諸軍，皆爲沿河防守之師，調度殊異。曾公引以爲憂，顧先生曰：「少帥積勞，而秉國者擾扼之不遺力，恐害大局，如何。」先生請公從旁申一公議爲天下計，小嫌不當恤也。公領之，因又與先生暢論當世人物。

能靜居日記：曾師言，少帥性急，軍務成敗恒有，若內中責效太嚴，或台練抨擊，必不能忍。余自乙丑年起，凡七次被參，總以不變不動處之，少荃未必有此耐性耳。又言，劉印渠極長厚謙下，故做直督數年甚穩，其心地亦端正，性能下人而非爲保位之計。官秀峯城府甚深，當胡文忠在時，面子極推讓，然有占其地步處，必力爭。彼此不過敷衍而已，非誠交也。其心亦止容身保位，尙無險詖。外間傳言胡死後官封提其案卷，則又言之過甚。左季

高喜出格恭維，凡人能屈體已甚者，多蒙不次之賞。此中素叵測，而又善受人欺如此。李少荃血性不如弟，而深穩過之。吳仲宣殊憤憤。沈幼丹自三年以前爭餉後，至今未通信，其人太抵窄狹。彭雪芹光明俊偉，而本事不及楊厚菴。厚菴頗狠。憚次山精核，而非獨當一面之才，實一好藩司，心地亦苦窄。

夏四月，陪曾公遊無錫、蘇州、崑山等處，以達上海。曾公由海道返江寧，先生則乞假回常熟。時曾公奉授武英殿大學士之命。

四月十三日，鄧夫人遭母喪，哀痛致疾。先生聞訊，亟回江寧視之。

二十五日，過蘇州，訪潘玉泉，觀所藏竟寧雁足鐙，爲題七古一首。

五月初三日，抵江寧謁曾公，爲龔孝拱辯誣。

能靜居日記：先是，師至滬，余爲孝拱通謁請見，師已可之矣，而忌者言孝拱實以師覆奏預修和約稿示英人以尼之，師頗怫然。余在滬已爲申辯，頃復詳言其故。師此稿下游見者甚多，英人耳目甚廣，實不借資孝拱。丁兩生、應敏齋皆向孝拱言，師以元年之書督責之甚深，見面必有奇禍。孝拱問余，余力言無之，並勸修謁。而丁、應二公知之，立進此謔。丁復向余言欲用孝拱，其言語之反覆，一至於此。昨過蘇時，丁又言應敏齋與孝拱甚下不去，前語皆應所說。頃詢之師，則實丁說而非應說，其誣罔又如此。噫！以封疆大吏而所爲一婢妾之伎倆，吁，可危矣哉！

候莫子德友芝，觀明鈔北堂書鈔足本，未經陳禹謨所竄改者。



購金冬心畫一幀，松下小桃，筆勢秀絕。

吳南屏爲先生作耕讀傳家圖序及岱頂看雲圖序，又出其所著詩國風原旨六卷就正。

六月朔，賃新寓於綾莊巷口。

西捻平。李少荃制府以功授協辦大學士，晉太子太保。

秋七月，侍曾公游玄武湖，劫剛賦詩。先生作七律三章和之。同遊者，鄧守之、汪梅村士鐸

吳南屏、莫子偈也。是月二十日，吳南屏還巴陵，作送別一篇留贈。

二十三日，何廉訪斌招飲揚州，二校書侑酒索贈。爲作十絕句。

二十四日，訪鄧守之，見陳國瑞屬左季高書，甚暢達。蓋陳往見不爲所禮，而陳故狡悍，新得

援于恭、醇諸邸，又刺左不滿人口事，故大放厥辭。

曾公調補直隸總督，將輕騎入都，幕府中人皆不同行。遣劫剛語先生曰：「此行不能同往，

如到直隸任，即奏調到直，畀以地方。如吾爲京官，亦必爲之位置。明春可附吾行李舟由海道北

來。」先生作送行賦贈別。

能靜居日記：時捻匪雖平，伏莽正多，非曾公威望無以鎮之。彭雪芹侍郎亦得請回籍。

同時去楚軍中兩尊宿，朝廷慮思可謂疎矣。淮軍亦將遣撤，自徐、兗之郊，盜賊充斥，已不可問。從此北則散勇及餘孽，南則江湖哥弟會呼嘯成羣，遺黎復入水火。吾固疑甲子之後，人心侈泰，無治平之理，而時有救寧之績，蓋不如此，不足以造第二篇文字也。如何！如何！

！搔首而已。

又：見曾師相，曰：「朝廷用人，自有深意，以瘡痍未復之兩江，加之反側不安之民氣，遽移人心膠固之重臣於閒地，誠非草茅所能窺度其權衡之道。師亦知之乎？」師默然，良久曰：「去年年終考察，吾密保及劾者皆未動，知聖眷已差。懼不能始終，奈何！」余曰：「不至是。師之重德，足以上格君心，下攝羣異。所慮者，師去後，江南復有變禍，更爲民災，烈憂之非一日矣。」師遜謝。余復曰：「淮軍遺撤，自因節省餉需起見，然當此新舊交易之際，姑願徐徐云爾，以謐亂原。」師頷之。

八月，僧妙空擬募刻藏經，先立刻經處於江寧，糾同志十人，按月捐貲以爲常。介楊仁山居士請先生撰募刻疏及章程。

李次青先正事略遺常州之莊方耕、珍藝兩先生、劉又恪、程文恭兩相國，而李申善、劉申受兩先生皆附傳。先生爲補作六篇，約八千言。

冬十一月，由江寧還居常熟。舟次仙女鎮，納李姬。十二月初三日，抵家，居姬於天放樓之左室，命名阿娥。

是歲，長子實入泮，名列第五。

是歲，代吳坤修撰釋氏十三經序一首，連理竹筆序銘一首，又題湯衣谷皖城舊遊圖七律一首，次曾師相原韻詩一首，又次韻七古一首，題楊詠春吉祥數座圖七絕四首，贈張廉卿方存之七古一首，又偕南陽君登焦山大觀台賦暗香一闋，贈離姬稱心喝火令一闋。

是歲九月，始讀畢氏續通鑑第二過。

同治八年乙巳 三十八歲

春正月，兄敬甫赴鄂，先生送至蘇州而別。

三月，長子實就婚杭州陳氏。

夏四月，曾公專摺奏調先生至保定，考語有「隨臣營多年，素講愛民之道，熟於史學，庶以儒術潤澤吏治」云云。五月，先生應召至保定，同事有賀範樵、陳荔秋、蘭彬、吳擊甫、汝綸、薛叔耘、福成、陳容齋、莫善徵、李勉林、黎蕻齋、庶昌、陳作梅、肅諸人。

六月，京師武英殿火，經史版盡燬。王公大臣以下，以救火被獎敘者五百餘人。

秋七月，奉札委會辦清訟事宜。

冬十月，奉委署理廣平府屬之磁州。二十八日到任。

是歲，左孟辛客死沅州。

是歲，作時事有感七律二首，到磁州任途中詠懷寄督府同事七律四首。

是歲四月，讀續通鑑第二過竟。六月朔，始讀通鑑第四過。又讀漢書帝紀及異姓諸侯王表。又讀南史第二過，用朱筆。又讀大珠和尚頓悟入道要門論、諸方參問真宗門、如實話、羅湖野錄、紫柏大師語錄等書。

同治九年庚午 三十九歲

在磁州任。磁當南北衝，民出車馬以供上用，而差胥多索費。先生爲定輪應法，民困以蘇。北地少水，先生爲掘大小井百餘以溉田。後丁丑戊寅間畿輔旱，惟磁不爲災。

夏四月，接眷至署。李姬卒於淮陰途次。

秋七月，遊響堂寺石室。

能靜居日記：石室下層爲室二，東室南壁大字般若經，北壁大字□□經，各爲一種。西室壁西北隅起，循壁而南，至南隅盡一壁，又折而東，循南壁，夾門兩旁，中字華嚴經品第四、第五，未見起訖。上層爲室四，東第一室南壁西隅起，循壁而東，夾門兩旁及門之上，盡一壁，中字法華經普門品，全。惜皆無刻石年月。門外碑上半截有開皇十三年字，細釋文義，亦官是土者修石室碑記之類。又西第二室、三室、四室皆無。其餘零星造象凡數十種，隋、唐皆有，遲者至唐隆元年，字多漫汗。其唐隆元年一記，當佛龕旁，爲衆所撫摩，光明如鏡。字畫了了可辨，而拓之無跡。諸種自王蘭泉，孫淵如諸先生皆不著錄，靈山秘藏，一且盡出，亦勝事也。

九月，天津民焚燬法國教堂。詔李鴻章直隸總督，與通商大臣崇厚會辦交涉，而以曾公調補兩江總督。先生赴津送曾公南行，並謁李相。

能靜居日記：九月二十四赴津，十月初八至河間，遇鄧公武自都南下，駐車談數語而別。初九至任丘，而曾帥尚無出都之訊。念官守不可久曠，遂先赴天津謁李相。十二至天津，聞曾帥將於明日出國門。余來此例須齋參三日，比折回任丘，又須三日，勢必不及，爲之恨

懣。申刻謁荃相，自陳受恩曾相甚久，願往追送。相言理應如此，可明早即行，不必再來稟辭。十三午刻行，十七日迎曾帥於新城縣，送至河間，分道旋署。閏十月朔，到磁州。

是歲，有過連兒窩祭九世祖見瀾府君文、留智廟和金陵女子白如英題壁詩、河間道中口占御寄七律二首。

### 同治十年辛未 四十歲

夏五月，去磁州任。六月，移住襄國新居。

秋七月，任筱沅太守與其室吳宛之女史合繪聯吟圖徵詩，爲仿峴體得轉韻三十二句。

訪楊見山峴，觀所得華嶽朝碑，此海內三本之一，有朱竹君、翁覃溪、錢竹汀、阮雲台諸跋。其流傳則自朱竹君得之徽人某，道光間入梁茝林家，後質於滿州某氏，見山以五百金得之。

九月，奉檄委赴趙州會審隆平、寧晉兩縣縣民爭隄釀命巨案。至則偕隆平令趙文波、寧晉令汪蘭軒勸隄繪圖，審其形勢，一鞠而定讞。此案始于咸豐二年，至是始結。

方怡趙府君墓志：大府徵勸寧晉、隆平爭隄事，周覽兩日，稽舊牘水經圖志，得汗水故道所在，曲直立判。乃議潛下游淤塞，使寧晉不受河患，而隆平水有所洩。兩造悅服，撰議語三千言，上之行省制府。今大學士李公謂曰：「湘鄉公謂君能以經術飾吏治，信然。」

趙州孟柳橋傳鑄導遊城東柏林禪院。院爲眞際禪師道場，塔在殿西，矗立七層，下第二層有陶瓦像一尊，全青色。大殿北壁兩楹旁，高處有吳道子畫水，西壁作平波，東壁作大浪涵湧之勢

。階下元、明碑甚夥。

冬十一月，回保定。藩司札委通志局分纂。二十二日，開局於蓮花池，分得河渠、金石兩略。總纂則貴筑黃子壽彭年也。

晤沈子梅能虎，觀文嘉燕子磯圖、陸包山廬山瀑布圖、王石谷山水等。又購得吳荷屋舊藏武梁祠畫像。一

是歲，有磁州重修忠義節孝兩祠祀典碑、李少荃相國五十壽文、葉湘雲觀察家訓詩草跋、廣平遊蓮汀詩、贈任筱沅太守追懷襄陽舊遊詩、贈孟柳橋詩、題沈子梅簪花第二圖詩、至趙州勘案往返紀行詩各一首。

是歲七月，讀通鑑第四過竟。接讀畢氏續通鑑，又讀洙泗考信錄、禘社通考、三代正朔考、經界考、玉劍尊聞、雕丘雜錄諸書。

### 同治十一年壬申 四十一歲

春正月初五日，合肥相國五秩生辰，書壽文及聯往賀之。

初九日，得唐易州鐵像頌，尾有磁州官印，心異之。越日，奉錢調甫方伯鼎銘檄，署易州知州事。

二十一日，到易州任。翌日，巡視監獄人犯。獄中向有大木闌，鑿孔可容足脛，夜臥時，每犯闌一足，以防起佚。先生以其非法制所有，且闌一足則全身不獲轉側，似近非刑。命罷之。

二月初四日，曾公薨於江督官署，年六十二歲。先生聞訊，五內崩摧。以一官羈留，未能奔哭。

陳作梅致先生函：曾師相於二月初四日壽終院署。三日前頭暈一次，服藥一二劑，小愈。本日尚圍棋二局，徘徊園亭，回至寢房，含笑而逝。吾師根器深厚，去來超然，已成國朝二百年完人。但南天一柱，更賴何人。伯相肩背單寒，深爲大局之憂。

三月方子謹娶先生之長女柔，就婚易州。

夏五月十一日，接禮飭，奉部奏准實授易州知州缺。

秋九月，長子實偕其姊並孫男萬民孫女阿圓至易州官署。是月，實又生次女，命名曰韻。陳作梅卒。

冬十月，從錢長山處得陸包山山水、花卉各一幅，徐青藤字、華新羅梅花、藍田叔山水、岳蒙泉葡萄、林泉水仙、錢籬石竹、徐鈍菴佛像，共九幅。值七十金。

因公到省志局，遺長子實負笈陳松泉之門。

任筱沅新授開歸道，爲之錢行。

吳竹莊方伯卒。方伯爲先生表兄，與英西林中丞翰相失。英之幕賓張錦堂窺知之，酒後揮拳毆方伯。方伯憤極告病，爲同人勸解復起。病不半年，患腦疽死。

方幼靜卒。先生於署東偏內室爲之發喪，使子謹夫婦成服，並爲文祭之。

能靜居日記：子謹自都門來，止開元寺。其父於九月二十八日逝世，爲之驚悼失措。幼靜秉性超邁，內行甚粹。乃任靈寶知縣僅數月，以忤本道對揭罷官，淪落不振，竟鬱伊以死。遺孤四人，長次皆吾婿。餘者尚幼。家無一椽，未知如何度日。

十一月，興復州治山北、龍華、石門、北奇四處義倉。周孟輿至易州，帶到淳祐本文選、鶴林玉露。又有十七史詳節，爲內府舊物，見於天祿琳瑯書目，遇本廟廟諱字，皆以金箋貼之。

陳槐亭權知浙江嘉善縣事，與邑人金眉生都轉作消寒之會。都轉築半野樓新成，以詩相告，先生和詩答之。

是歲，有賀歲車中口號、合肥相國壽筵、劇飲口號、送鄧熙之南歸諸詩。

## 同治十二年癸酉 四十二歲

在易州任。

方怡趙府君墓志：先生爲政，不汲汲邀民譽，惟審利弊所在而興革之。在易修倉廩，復藏穀如舊日。增書院肄業生額，厚其餼，加設古學課，導以爲學門徑，士習大變。易民賈氏兄貧而弟富，以爭產訟，事垂六十年，皆老矣，而訟不已。先生以巽言感動之，問所爭，則兄欲弟假錢萬緡，而弟不可。命其半數，俱不聽。先生顧堂吏，以紙進，大書其父名，黏之柱，使二人坐其下竟日。大愧泣，願邊斷。

春三月，方子謹生子長綬。

兄敬甫入都引見，將南還。過易州，留其子穎在署，與實，路二子共讀，延餘姚張杏村集禧課之。

夏四月，聘任掖沅方伯之孫女爲長孫萬民室。



秋八月，重建州署。

九月，撰易州沿革表成。以去歲所購宋板十七史詳節，鶴林玉露、北監本二十一史，從人易殿板二十四史。貼銀一百八十兩。

是歲，有題黃子壽君子長生館圖七古一首，群齋言懷七律三首。

是歲，讀元秘史、鶴林玉露、廷訓格言、理學宗傳、黔書、鄭所南心史諸書。

### 同治十三年甲戌 四十三歲

在易州任。

春正月，族姪定甫暨新失館席，自平山來訪。即留其在署課二子讀。

二月，帝奉兩宮謁西陵過境，迎送如儀。

能靜居日記：二月二十三日，合署親友均赴梁家莊辦差。二十四巳刻，赴涑水縣石亭村候接聖駕。二十六早三鼓起，至涑，房交界之拒馬河北候駕。易州遊擊董宴，守備冷玉衡，涑水守備王□已先生。促涑水令，良久乃至。聚立沙中，風寒砭骨，幾不能任。御道旁燈火相屬，車馬自二十五早至今，肩摩轂擊，已一晝夜不絕。囊箱筐篋之屬，覆以龍紋黃袱，數人一擡，數十擡一起，不可得而指數。王公貴人綠輿而黃屋，騎者黃其韉，各擁數十馬，來如撒菽，皆由馳道行，莫敢問。問亦不答，或反譙訶之。內監，校尉，八旗護軍及走卒，厮養，騎者、車者、腰弓矢執旗者，短後衣戰裙者，冠植木頂數鳥羽者，以百十爲羣，無行列

、無區別，混雜而馳。目所能極，前後無間。天將明，直隸及京營扈從官皆過。辰刻，大駕始至。前驅曲項傘一，囊負於背而不張。衣白祛，持長木棓騎者八人，分兩列，別口偷焉。皇上乘騎行。一黃褂騎而引其羈者，爲嚮道大臣。四黃祛翼而趨者，爲御前大臣。皇上御石青祛、藍袍，緩轡其間。迎駕諸臣皆跪，天語垂詢何官，余稱官稱名以對。復問以次何官，余均代對訖。皇上攬轡注視，少選而去。駕以後豹尾槍十，環擁之，護從約百餘騎。最後雙轎並進。轎過後，不蹕行人矣。策騎繞道至劉書雲寓打尖畢，車由涑水行。未刻返州城，入署少休，聞大駕已過東河。申刻車行至梁家莊，得孟甥信云：各差擋開發差費未了，紛紛坐索。屬勿往。遂至文月亭處借榻宿。二十七日，大駕黎明啟鑾，入東口門謁陵。兩宮太后繼發，亭午，駕返行官。下午，聞差餉畢，仍返文月亭處。此屆差務，內監各費，均交孟甥爲諧價，所費無藝，然猶狼籍不堪。聞他處更甚。權璫屢奏事，奉旨行知外廷，甚至御前小豎隨圍，特賜車上旗號，亦見公牘。東太后住□□宮，西太后住長春宮，慧妃住永和宮，各有殿差，膳房、茶房等名色內奄，較舊時大差隨從者多數倍。供億之費，較舊時各數百倍。甚至一馬一騾索秣料各數斗，儲時秣料草柴炭等，均以數十百萬計。他亦仿此，而尚不足。地方官捧過不遑，故臨時皆擇深遠處藏匿，以避其鋒。皇上聖性慈厚，而惡靜喜動，自出京至梁家莊皆乘馬，御輿蓋時甚稀。天顏和藹，語笑四顧，敕近侍不令人窺瞻。過安河時，登露台，擲橋牆外，望民衆爭奪傾跌以爲笑。西太后重耳目之玩，沿途各行宮均自攜花草盆景，隨處安設。隨圍花兒匠至八十名，而舁夫不與。舊制謁陵，近於喪禮，各行宮向無燈彩之設

。今次特旨，均用燈，每宮無慮百數十計。又舊時尖營帳房數架，前後傳倒而已。今次尖營二十餘處，各設玻璃房六間，及蒙古包等，先期支搭以俟。聞此一事，即費至十餘萬金。慧妃有盛寵，西太后尤愛之，一切服御駕皇后上，所至與西太后同住正宮。皇后獨御廂屋。梁家莊宮內，預備皇后處所，蓋淺促不可以居。內廷諸人，皆爲之不平，煩言嘖嘖，殆非盛德之事。二十八辰刻，大駕回鑾。余赴石亭送駕。至梁家莊易騎而進，已刻至城，聞有諸奄至署訛索者，遂不進城，由御道行。未刻抵涑水進闈行宮。是日大駕駐蹕於此。至地盤謁中堂，方伯，觀察，銷差送行。酉刻行，傍晚至石亭，宿王姓民家。二十九辰刻赴交界處候送大駕。相國，方伯先後過，送之。已刻大駕始過，率涑水令，涑營守備道旁跪送。皇上命御前大臣索職名而去。

冬十月，鄧夫人率兩子兩女及陸姬南歸。延鄧熙之在家課兩子讀。

鄧嘉輯祭先生文：癸酉，先生具書幣招致於易州官署。明年歸省，賦詩爲餞，有黃葉碧雲窮塞主，一樽重與素心期之句。會先生眷屬南還，遂主先生家數年。

得明徑山寺所刻續藏經八十函。

十二月朔，赴省送會玩圃宮保入都。

初五日酉刻，穆宗崩，未有儲貳，以醇親王奕譞之子承繼文宗爲子，入承大統。

能靜居日記：先是，聞前月二十八本月初二內廷之議，均以醇親王之係及治貝勒之子嗣爲皇長子、皇次子而天位未定。今更以醇親王之子入繼，法殷人兄弟相及，蓋於兩宮聽政分

際爲宜，亦權宜之苦心也。

是歲，讀明鑑，廣陵通典，知新錄，玉井山館筆記，古泉叢話、閱微草堂筆記、陽明集要三編等書。

德宗光緒元年乙亥 四十四歲

春二月二十日，穆宗皇后絕食殉。

陵工守護大臣室載綱、榮頤、秦寧鎮兼內務大臣清安，與先生不愜，兼內務府郎中富基，禮部郎中昇麟與當差人員時時媒孽之。先生亟思退避，面李節相不許。至是，遂稱病舉李少石文杏自代。三月初三，交印。節相欲留任通志局總纂，先生力陳歸志。

三月，幼子路夭折。次採口口生。

夏四月，至天津，寓大王廟旁舍。鄰有曾文正公祠，感賦七律一首。至保定，與黃子壽詩酒過從甚密，無三日不至蓮池。所作有蓮池感舊用訓導府君七十年前原韻詩，子壽屬題先尊甫琴廊觀察所藏沈石田文衡山畫松雙卷詩、族兄子謙遺照詩、題石濤自寫種松圖三絕、題高且園蓼花荷花各一絕，題子壽室人劉季瑜畫蓮池賞月扇、題黃再同佻頂尋碑圖、題劉份士填詞圖諸詩。又作達摩偈、普賢洗象圖偈。又再同命妻傅氏繡佛像以壽其翁，爲作頌。

得方于魯墨一餅，面爲瓦當，背摹鏡文。又於子壽處觀且南公鼎，可二百餘字，關中新出土物也。又於任純如處觀高房山雲山卷。

二十四日，次女莊適方子永恒，長婿子謹之弟也。

錢調甫中丞以頭疽下世。蔣侑石大令曰豫病卒。

六月，劉子迎卒。作七律二首弔之。

能靜居日記：子迎才甚敏銳，問學亦博，涉獵仕途，至登，萊，清道，粗足自給，即乞骸骨。蓋俯仰世間，而心中黑白了然，未忍自昧者也。

刪改進軍平捻記，並爲作序。初，李節相屬稿於周孟輿，凡三載始成。至是，命先生刪其繁蕪，去其偏駁。

秋七月，自保定折回易州辦交代。

八月初五日，遊洪厓山。至馬頭村阻雨，不能登山。初十去易州，暮抵石亭，寓玉振菴。明日，菴僧導遊石經山，夜宿山麓之西域雲居寺。又明日，上山，至雷長窟訪石經舍利。又訪隋靜琬法師塔。擬爲上房山兜率寺之遊，適遇陰雨，徑險不可攀躋。十四遊戒壇寺，千佛閣及潭柘寺。十六抵京師。十八至報國寺禮窰變觀音像，鷲峯寺禮廚檀像。二十七抵天津。自離易州至此，凡作記遊七絕二十餘首。

九月初，晤湯聘徵，鄧寶臣兩軍門，談淮軍屯田事。

能靜居日記：晤湯，鄧兩軍門：談及淮軍駐津者皆令赴海濱屯田。兵勇雖來自田間，而逸樂已久，不甘勞苦。又統領營官肥削日甚，食米旗械號衣之外，下至包頭裹腿，均製辦發給，而扣應食之餉。每人月不得一金，士心嗟怨，逃者紛紛，每哨僅十餘人。將弁利其虛伍

，以爲乾沒。聞之可爲寒心。自軍務稍息，合肥公專務養尊處優，不爲未然之計。而前後左右無一骨鯁之士，佞諛者進，樸拙者退。凡不急之務，如興造土木、捐創善堂、及宦幕遊客，或贈家、或歸櫬、或引見、或刻書，均勒令營中贊助。甚者嬉遊宴飲、挾妓娶妾，無不於焉取之。武人多獲穹爵，其巧捷者知頭銜無益於事，而欲求補署，則非聯絡要津不可，故悉力以奉承上心。願坐營無掠奪之利，辦公薪水又僅足日用，不得不設法漁獵。將習巧宦，而士有難心，當此海疆多事，隱憂甫切，奈之何哉！奈之何哉！

初六至保定，購宋槧名畫錄，精鈔五代史節要，明板丘海合集，詩經名物考，柯刻史記諸書。十八日南歸，攜姪穎，次婿方子永行。留長婿方子謹於保定志局，以待明年京兆試。二十五至濟南，遊大明湖趵突泉。二十八入長清縣境，遊靈巖寺蹲獅岩，瀾甘露泉。二十九入泰安界，遊泰山。十月朔至曲阜，謁孔廟。十二至清河，易舟。十五至高郵。遊露筋祠。皆賦詩紀遊。二十五抵常熟。在濟南晤管敬伯晏，別二十餘年矣，爲題其讀雪山房圖，作五律一首。在清河晤嘉興鮑少筠昌熙，藏金石刻甚多，黃小松舊藏之宋拓漢石經殘字即在其家。

冬十二月，繕修西樓落成，命名曰黛語。其下爲能靜居，以生平所得法書名畫金石圖籍，擇最精者藏諸其中。是歲鄧熙之仍館先生家，並督修家譜，先生以母方恭人家傳爲請。

鄧嘉猷方恭人家傳後自記：光緒乙亥，惠甫先生延余督修家譜。一日，具章服跪請於余曰：先君行實，有湘鄉曾文正公爲撰神道碑，足以光於家乘已。獨先母生平最爲艱苦，而懿德未有述焉，請賜之狀，以詔後人，感且不朽。余向來爲人作銘傳，雖感惠徇知，未嘗過事

處美。因就平日所知詮次此傳，先生覽之，大悅，以爲妙於序事。

是歲，周氏四姊卒。兄敬甫奉屯溪廬局。

是歲，撰陳笠亭有竹亭詩集序，題張子衡廉訪瓶詩鈔詩，題方蘭士畫竹詩，題錢揮石畫牡丹蘭竹詩，次韻和李少石詩，憶江南詞。

是歲三月，讀通鑑第五過竟，接讀續通鑑第四過。又讀孔叢子，建炎以來朝野雜記，靈壽縣志，帝京景物略、日下舊聞考、日知錄集釋。稗海、杭氏八種等書。

### 光緒二年丙子 四十五歲

春三月，得大德本兩漢書殘卷，與咸豐二年所得者同爲一書，遭更兵燹，居然未損，且能宛轉版合，亦云奇矣。惟尙缺漢書四卷，後漢書三卷。

黛語樓前新建露台成，有以長春花二盞至者，即名之曰長春之台。又新築釣台，曰延台。橋曰柳風。池中磊石爲山，曰白衲峯，自池底至峯頂高二丈。峯五出，中曰秀鬢，西北曰浮屠，西曰香爐，東南曰鸚鵡，東下曰朵雲，皆以形似名。中峯上樹萱草，名曰忘憂之台。東小峯臨釣磯，名操牯碣。西峯如屏，下爲平台，瞰池前後二桂，名曰招隱窩。

秋八月，張廉卿裕釗來訪，同遊拂水巖、破山寺。又爲先生書「靜溪」二字榜之池上。池中有方洲，名曰靜渚，其額則先生自書也。

九月，以曾文正公撰廉訪府君墓碑求書於郭筠仙侍郎。

冬十一月，撰常州觀莊趙氏支譜十八卷成，以聚珍版印行，自爲之序。

鄧熙之辭館赴武林侍母，先生留之不獲，作七律一首贈行。

是歲，購得元板選詩補注。又於趙次候家觀宋槧蘇老泉集、簡齋集、元槧琵琶、荆釵二記、皆士禮居舊物。又在蘇州於李眉生鴻齋家觀南唐澄清堂帖甲丙丁三卷、宋拓汝帖六册、題辭一册。又於吳平齋家觀王孟端松石卷、清儀閣舊藏秦量殘銅、宋拓張猛龍碑、李仲璇修孔廟禮器碑、舊拓岳麓寺碑、潘氏祖石木蘭亭帖，又顏真卿口口碑，爲世間孤本。

是歲，讀韓文考異、蘇米齋蘭亭考、金石索、尚論篇、林文忠公政書、右徵堂詩、心齋往齋詩諸書。又手校陶靖節集。

### 光緒三年丁丑 四十六歲

春，李少石卒。

延湯石農啟昉授次子寬讀。

夏四月，納馮氏婢爲窳室，名之曰阿酥。

建亭於遠心堂西南，李眉生爲題額曰綠就。又建半亭於喜秋門內，名之曰粵笑。

秋七月，龔孝拱來，以告碑失數，不辭而去。先生憮然，致書魏般仲，請爲開解。

致魏般仲書：孝叟於昨歲四月枉過，言有尊彝瓦當及碑拓甚多，欲以贈人。烈先年曾見瓦當一種，俱精異，欣然願觀。七月初，孝叟攜至木匣紙包各一，啟視皆漢，唐碑拓、新舊十一，列目三百餘種，直四百餘金。又言，此外有三斷碑整本，直百金。及守拓內景經等，



均未至。烈素不暇爲金石家，往往收弄，第欲供耳目之玩，故貴精不貴多。又銅器瓦當等均未見，意本不願。以孝叟敦詢，殆輒於辭，遂妄請以五百金盡得孝叟金石瓦地諸拓，不復逐件論價。孝叟慨然樂爲，且言銅瓦拓本不可言價，吾願奉贈。留三日，攜百金去，餘約年內歸二百金，次年歸二百金。至九月初六，孝叟復至，攜三斷碑及內景經二種，及原讓外之金石各書，列直百五十元。烈以舊藏有其半，姑請暫留。是時孝叟欲攜家結鄰，下榻半月餘，譚讌最歡。爲覓屋數處，均未洽。是月杪，仍攜各箱匣原件及借觀舊藏若干種而去。至十一月，函詢碑直，以諸拓攜去未還，所存僅十餘種，又正在寤鄉，故僅措交五十元。今年二月，三次枉顧，又將箱匣等帶來，添出另單各種，而銅器等始終未見。臨行，取去二十元，手示一單，前後各件，計直八百餘金。烈已知此事終無保全之策矣。四月內，賜書敦索，遂有絕交之說。烈不得以，請以原件繳還。日昨因敝居改造完畢，函請見過。孝叟復書，約至蘇州彼此互還碑帖，適烈家衆一時俱病，烈亦抱恙，辭謝不往。二十九日，孝叟來，至三十日，將各件交畢。烈另單請留若干種，以抵前項。孝叟以價尙不敷，云以原金見還。是日譚飲如常，酒闌之後，忽云同治元年徐雨之幫周處五百金，係吾墊付，交爾手。或云此銀周處未見，爾當見償。辭色並厲。周處未見之說，據云得之閣下，想係老孟之言。但是年聞我老計，烈往江西迎家姊等返皖，即係烈向曾侯乞助六十金。又尼請沈幼丹制軍代售書籍得百金，始得還房錢店帳成行。嗣後同孟輿奔喪赴滬，在滬月餘，還吳曉翁棺直，雇沙船一艘，請砲船三艘護送，向賊中行。抵江北，又住月餘，買地安葬，並趁輪赴上游，不知所付何款。烈

生平被冤多若此，茲不具明。又云，同治八年代買呢羽等七十元未還。又云，屢次赴處，盤費不少。烈揣知孝叟處況窘迫，殆係實情。又所留祇以合意，非藉此索銀。且見孝叟之狀，不勝艱棘，亟請以各種交付，前事不提。始旋齎感而去。昨早上岸運物下舟，匆匆成行。烈詢問借去之精拓各種，笑而不答，飄然竟去。詳思此舉，烈含糊勉強於前，而明白精詳於後，誠爲有罪。孝叟斥爲買賣家數，誠不敢辭，但孝叟力艱，不與前直，何妨見告，而十六年從未提起之代人說項墊出多金爲辭，似近稚氣。又如十年前代買呢羽袍鞋各一套，又羽毛馬鞋料一件，鬼子手鏡一枚，誠有其事。當時請價，蒙以上海土儀無勞致意爲說。且二十餘年，彼此投贈，殆非一端，以此立言，並爲旁人所驚訝。今以細故，如此下台，未免念之悵然。烈歸後以力綿之故，久遭業唾，何妨更增一人。爲孝叟見好之罵，亦在人口，贈碑一說，又衆所見聞。若云爭價散場，實恐有玷盛德。計今孝叟或未他去，閣下彼此均屬至好，務乞婉言居間，深道烈悔過之誠。乞於烈原單內不拘揀出若干種見惠，烈更勉措餅銀若干，湊足前項。以符孝叟之價，以完一局。（單內有孝叟原定之價。）庶交情不致棄捐，而烈之買碑論價，孝叟之閒款抵制，均可付之酒後謔言。閣下以爲如何。倘已他去，即爲代書道達，亦無不可。

（按孝拱卒於翌年之冬，與先生自此永訣。余見先生所藏唐石壁禪寺甘露義壇碑手識曰：「光緒丙子，仁和龔孝拱持易銀餅。丁丑秋，索去，孝叟之物，其家以歸蘇人徐翰卿。庚辰春，復至靜圃，仍如原價得之。」又唐李光顏碑亦題云：「孝叟物，已與余，復取

去。叟物，徐乃持來。「翰卿即著前塵夢影錄者徐子晉康子。」

冬十月，至宜興掃墓。於湯家山購許姓山地二畝，值二十六元。距祖塋甚近，將自營生壙於此。

園中臨水之亭新成，而天雨雪，因名之曰雪亭。招同人賞雪於此，賦詩酬答。適畫史吳秋農穀祥來，爲寫溪北門詩圖，先生爲之序。

溪北門詩圖序：虞山之南東，琴水之北，有溪焉，廣輪十畝以肆。歲旃蒙赤奮若，南闌陵之逋民趙烈文始挈其孥來居溪北，而圃於其東。越四年，民以貧，受祿於幽冀之野。未幾病歸。歸則晨夕溪上。民故號能靜，遂名溪曰靜溪，所居曰靜圃云。時溪之北，有樓二堂一，南與東圃自若。以飲以食，以作以息，廓乎其有容。既，民升其堂，則奇袤不中繩，臨溪而觀山水之奧，其色在晦冥雨雪，無屋蔽之則不可以寧。距始至一紀，歲在強圉之夏，民乃撤其堂而正之，以餘材爲亭堂之西少南。仲冬亭成，既成而雪，請客故濠州守楊叟詠春與其弟書成、鶴峯、曾君表、君靜、方子永來集以落成之。君表先中酒，鶴峯言目謝不至。其二日，君表首遣二詩，濠州繼之，民酬詩五言一篇。三日，濠州投長歌，道民生平及築室溪上事已具。民酬詩七言一篇。而君靜、子永詩間作。少間，季冬之朔大雪，卷軸狎至，鶴峯、君靜仿宋人爲險韻詩、民奮相和，而鶴峯苦門，重疊至五作五止。濠州老益壯，三日四疊韻。吾家次老聞之，亦再疊。於是謝曰：「公等健者，奈何以衆暴寡，且吾學爲詩，不學爲門，敢乞骸骨。」皆笑而罷。君靜獨曰：「是會當有圖」。遺其友梅李吳秋農爲之圖。民曰，

斯圖也以門詩，而門詩不可以形，乃形其亭，則亭之當何地，居何人，始何年，不可以不明。春秋之義，名從主人，宜列亭所昉，而名之曰溪北門詩圖。濠州篆之，民序之。時光緒三載除月望後一日。

十二月，甥周孟輿卒。遺孤菱甫十五歲。

能靜居日記：孟輿俊朗，早年甚嗜讀書，心地亦厚。事余猶父。同治六七年間，始與其表弟李伯孟親密，又以書局事在蘇，多接浮夸之友，嗣後逐日趨下流，疏遠正士，疾視老成。余苦口告戒，致成寇讎，然猶不察。十一年夏，聞其南中狼狽，召之北行。抵署時，頗恭謹。未逾年，放縱益甚，末流至於騰書病詆，不別而去。余不得不相遠避，尙冀其閱歷艱難，慚能悔悟。乃以積勞，兼之不慎，遽夭天年。家室流離，無復可望。念之摧懷。捫心雖無甚愧，而舅甥至親，不能教誨防閑於前，又不能隱忍含容於後，殊無面目見亡姊於地下耳。是歲，撰網師園異蓮說，與友人論廷議穆宗升祔書，宋拓麻姑仙壇記贊，題趙次候學佛圖詩并頌，步金六廉訪見贈韻詩，步鄧十三學博香溪舟中韻詩，題郭子游讀書秋樹根圖詩，題魏忠節獄中家書真蹟詩，借楊濠叟登輻破山寺詩，又同遊虞山詩，借南陽君馮姬遊鄧尉登萬峯台詩，天平山看楓葉詩。

是歲，讀四書講義、明夷待訪錄、朔方備乘、藤花亭十種、榕村語錄、湯子遺書、李恕谷年譜、愍山自敘年譜、林間錄、指月錄諸書。

光緒四年戊寅 四十七歲

春正月，會君靜摹溪北門詩圖而藏之，是爲第二圖。楊詠春亦摹一本，爲第三圖。楊鶴峯恩海別作第四圖。先生各爲之撰序。

二月，陳荔秋中丞、吳子登侍講奉出使美、西、秘三國之命。侍講至常熟寄孥於楊鶴峯家，因與先生談讌累日，先生撰序贈行。

自寫天放樓藏書目錄竟。

三月，李稚軒集賢重刻其先人申耆先生養一齋文集。先生爲之助。

在李眉生處觀宋拓司馬溫公神道碑、褚書隨清娛志，及宋拓黃庭數種。其一，隔麻榻，字體最佳，與先生自藏者無絲毫異。又一本傳云松雪齋物，字稍遜，而異文數十處皆優於世所行者。

三月二十六日，長婿方子謹卒於保定志局。年甫三十。其妻方姪，先生迎之同居。八月二十七日，遺腹生一女。越八日，自縊殉夫。邑人爲具呈請旌，而先生爲文紀其事。

長女柔殉夫記：光緒戊寅四月二十日，女婿方性旅歿保定之信至。女柔時在其家，慮有變，遣迎之歸。坐定，以告。女始仰天大嘆曰：「天乎，方氏之禍至此耶！噫，死矣！」絕氣久，乃能哭。以頭頓窗戶，數盪挾之。不制。二十二日，歸其家，爲位制服，號日夜不絕聲。家人更替伴守之。余以姪子長綬甫六齡，又方姪，冀育次丁，戒勿撻踊。泣應曰：「諾。」五月初五之晨，傭僕走告，女市痧藥數兩乳服矣。奔往問，則微哂指其腹。家人搜匿，出

藥棄之。然平居與兄妻及妹爲怙弟恒室者言，皆身後事。撫其子，嗚嗚若不忍捨。月之杪，遷歸母家，榻舍居寢南小舍。晨夕相慰。親故知者來勸勉，皆佯應。言之切，則曰：「父母幸生數子女，少一人何損。兒誠幼，有兩叔舅矜愛之，必母乃育耶！」常臥一枕，不假他手，家人疑之，潛取以觀，則又藏猛劑丸散於中，縫紉堅密，不知何時所爲。復取棄之。姪將彌月，貌陽陽如平常，弟不欲見其子。偶見一二語，顏色慘變，輒令婢繼引去。八月二十七日，臨孀產一女。怙之兩弟聞之，皆痛哭失聲，衆咸不怡。微視之，無戚容，曰：「生女亦佳，使我心省一繫。」既免身三日，爲今九月朔，夜起剖枕，知藥爲人匿，揚首若怒，俯而思，良久微笑，遂不問。初二三日，但絮絮言瑣事，某所有帛，可爲兒衣。某所棉十斤，可以絮。婢相從來久，某衣畀賣以嫁。家衆知其志定，又習聞已稔，姑聽許。但令婢繼分臥榻旁室外，藏諸利器。初四夜，與伴媼言不絕口。又時探手帳外，爲之驅蚊。蓋意其倦乏當眠，眠又慮其不熟也。初五天微曙，尙爲幼妹同榻臥者覆衾。伴人甫交睫，不知何時，啟外戶，趨後舍委積之所，解帕首布自縊以死。距聞訃百三十有二日，距免身八日。其生之初爲豐登元年辛亥九月二十日，得年二十有八。其死也在母家常熟縣之寓室。舅故河南靈寶縣知縣方駿謐，大興籍，陽湖人。夫國子監生怙。子長綬，六歲，女未名。父前直隸易州直隸州知州趙烈文，母鄧氏。女賦性剛明，善斷尙氣，好爲直言折人。顧慕悅禮義，幼事父母最力，疲不告勞，既嫁，恨不逮□□養。每夢侍舅姑側承事，則晨喜告其母。夫季弟怡病寄常州戚家，時怙遠客，恒方試江寧未畢，女聞之，遽斷兒乳，獨推髻乘小舟走三百里，往典衣治藥餌。

，終護全之以歸。又素慧，專經學無不能。詩、禮略皆成誦。女紅尤精絕。歸方數年，操家政井井。雖生宦家，茹苦動作，逾於貧寒。舅以直道忤上官罷，家驟落。甫嫁舅歿，婿好學教行。名稱藉藉。夫婦刻苦，能人所不能，期必振之。乃天禍中折，齎志不果。故誓死終不可挽，其心尤足哀云。

秋九月十八日，金眉生卒。先生往嘉善弔其喪，作七律一首哭之。十月初十返棹過蘇州，訪石門李筌魚嘉福，觀其所藏金石及莫雲卿字卷。

十一月，孫女全生。

在張純清映處觀元槧通鑑，爲胡刻祖本，文文肅故物也。文肅之女歸虞山嚴氏，以此贈嫁。康熙間，嚴虞惇校讀之，朱黃粲然。後歸罟里村瞿氏，而張所從假也。

是歲，有贈曾君表入都序、奇士周汝甫先生墓表，彌陀六孺像贊。又有借詠叟濱石遊燕園作七律一首，哭女柔五律五首，夏日靜溪驟雨作洞仙歌一闋。

是歲，讀紀錄彙編，元親征錄、輟耕錄、四友齋叢說、藝舟雙楫、盱江集、曾文正公年譜及日記諸書。

## 光緒五年己卯 四十八歲

春二月，至蘇州訪李眉生，觀所藏石谷畫冊二。一仿古十六幀，有自跋及南田跋。一十二幀，爲西廬老人作，周圍皆揮跋。又觀南宋拓九成宮醴泉銘。訪吳平齋，觀齊侯兩幣，大小如一。

一阮氏器，褐色，一耳缺其左上角。一曹氏器，青綠，亦一耳損而黏合之。又從厝生假明拓聖教序，校後來者瘦弱，而神氣充足。其負面襯紙尙爲洪武年官文書。從平齋假蘭亭三十二種，頗有佳者。

三月，女穠生。馮姬出。

夏四月，長子實應試北闈，不售。遂留居保定。

五月，任筱沅將赴直藩新任，先生往木瀆訪之。

冬十一月，方元徵先生卒。年六十四。

是歲，購得鬻寶子碑清拓本，三公三祀三公山碑曹全碑、張壽殘碑二、高君闕、楊家闕、王稚子闕、魏弔比干文并陰、溫泉頌、三墳記，又無專册及漢器瓦當銅竟等拓共一册，又張燕呂舊藏大發神機碑及鍾鼎彝器鐙洗泉模戈弩造像甄拓數百種。藏奔金石，於是益富。又得謝笏峯山水橫直幅各一，薛天壽大直幅山水，皆同里人。又武丹大直幅絹本山水，毛師彬山水，方環山山水，魏文熙山水屏，桂末谷分書直幅，徐壇長、周山茨長條各二幅。又得甘氏印譜、韞光樓印譜，印統等印譜數種。

是歲，撰鄧母廖宜人墓志銘，春草閒房印譜題辭。又爲汪松南題同州聖教序詩，題陸在衡采芝圖詩，齊女二鉞歌，題吳中七老圖詩，題王椒生像詩，靜溪晚行詩，泊舟常州故居門外感懷詩，重過荊溪東山詩，賜湯衣谷詩，濠叟餉湖筭答以未下鹽鼓詩，象筍初創寄中江李使君詩。



光緒六年庚辰 四十九歲

夏四月，北樓下繕修告成，遂入居之，以爲大寢。取漢器刻辭顏之曰溫臥。鄧夫人居西房。長子實夫婦與諸孫居東房。馮姬留居西樓。以黛語樓下爲小寢，顏曰樂臥。

壽張玉山慶與自金陵來訪，道其師李清風乃三教真人下凡，勸先生捨俗修行，同往拜謁。先生以其言鄙陋，一笑置之。

六月，梁溪華生持沈石田遠山喬松大幅，董香光山水、馬江香花草獅狗共三幀，求質於先生，索三十元。先生允之。

從趙次候假閱王元章梅花卷。畫中之寶也。

秋七月，閱金眉生遺稿八冊，爲刪定之，約十存二三。

周某卿以所著筆來，譚粹各十餘卷就正於先生。引據浩博，問錄所爲詩文，亦清雋可誦。

冬十一月二十日，兄敬甫卒於屯溪釐局。年五十一歲。先生親往迎其眷屬。即在屯溪度歲。十二月十四日，陳槐亭卒於郵縣官舍。六姊攜細弱由海道回常州。

是歲，購舊拓溫泉路、賀若誼碑、姚思辯碑摹本，值八元。又以宋拓越州石氏本殘黃庭經從李眉生易水拓瘞鶴銘，明拓雁塔聖教序。又楊詠春贈甄拓精品百二十餘種，皆蠶木夫、六舟等手拓。又貞明先生自屯溪寄贈明拓不空碑，八大山人小品八頁，陳老蓮仕女一幀。

是歲，有哭兄五古五首，長律六首，過七里灘長歌寫躡諸詩。又靜溪賞荷作八聲甘州詞，嚴

陵道中作虞美人詞。

是歲，讀廣陽雜記、數述紀遺、黃帝宅經、徐大椿醫論、蘭台軌範、古文參同契集解、大藏一覽、三悟篇諸書。

### 光緒七年辛巳 五十歲

在屯溪度歲，哀聲徹耳，昕夕難安。念黃山，白岳近在咫尺，因以正月初二往，夜宿齊雲山之長院。欲遊黃山，阻雪不果。初五返屯溪。十一登舟歸，十九至杭州，詣城隍山謁恭毅府君專祠。二十七抵家。

爲敬甫兄眷屬相宅，均不能成，乃於靜圃之東南建住屋兩進，請嫂氏率諸姪入居之。又檢點遺篋書畫，乞售於人。李眉生取漸江都峯圖、萬曆五彩磁筆海、明以來歙諸家造墨、張鳴岐香爐等，值五百五十餘元。

能靜居日記：兄遺言，在屯所買書畫骨董，共用三千八百餘元。其中送人去三分之一。兒輩一時不必需此宗，變價以充衣食。其言絕痛。余計度今日急務，以宅舍爲第一。先兄有子四人，一已成室，房屋太狹，必不能容。吾蘇省問舍不易，計非兩千不可，此款余當力任。其衣食一宗，則以長物變易，亦足當蔬布之用矣。

夏五月，至蘇。觀李眉生所藏東坡書送叔師奉使嶺表詩真蹟五百許字，字大如錢，洵異寶也。又觀吳平齋所藏天池墨筆山水花卉人物三十六幅，周恭肅山水十餘幀，皆墨林罕觀之品。平齋

新得唐人廊堪管賢墨蹟，係青麻麗簾紙，首有孫淵如題檢，後有張叔未跋，定爲賈秋堂摹本。又閱市見管夫人繡十八應真像，後有中案和尚跋。又過顧氏園。顧饒書畫，斥其中次者設肆園中鬻之。見清湘老人冊十頁，傅青主冊八頁，山水皆善。

秋八月，楊濠叟卒。年七十。先生輓以聯。嘆曰：「居虞七載，可共談者，此一人而已。」冬十月，高碧湄卒。

是歲，以所藏彝器拓本裝成巨冊，自以隸寫定之。又購得穎井真本黃庭蘭亭，值三十二元。舊拓受禪表直四元。明人重刻紹興無注本通鑑，值二十六元。其佳處可以是正元興文署本者九百餘條。漢宜侯王大銅洗，值十二元。又以殿板前後漢書從趙次侯易元板後漢書。

是歲，作李中堂六十壽序。又作遊齊雲山夜宿長生院記事詩，遊黃山不果詩，歸舟雜詩三首，釣台詩六首，哭陳槐亭詩二首，爲華遂秋題世屬芝山圖諸詩。又作賀新涼詞一闕。

### 光緒八年壬午 五十一歲

春正月，馮姬生第二女。

二月，次子寬娶江寧鄧公武之次女。

劉開生卒。開生自光緒五年從曾劼剛太常赴英，法國，充二等參贊。是歲正月，泛海歸滬，感疾而逝。

夏四月，偕鄧夫人至杭州，十二夜看月望湖亭。自謂生平看月，以乙亥年中秋在京西戒壇寺

及此番爲無上勝境。十九至雲棲，入僧庫借觀董思白金剛經及蓮池大師手札卷。董書草率特甚，後有純廟題跋，亦不類他處所見者。

訪許益齋，觀所藏趙子昂中峯和尚像并贊，燕文貴江天雪霽圖長卷，劉文清書鮑氏義田記。

五月初，由杭返常熟。陳氏六姊卒。

秋七月，撰石鼓文纂釋成。集宋以來諸家釋，以己意是正之，間出新義數條。

八月，方誠之宗誠東遊蘇、滬，繞道來訪。

冬十二月，亡女柔與夫方子謹合窆，爲手題其阡曰：「嗚呼有清才士大興方性烈婦陽湖趙柔合葬之墓。」

是歲，得程勉之手拓秦、漢瓦當三十八種，中字麻姑仙壇記，涿拓快雪堂本之閒邪公傳。又得宋拓足本麗山寺碑，值四十元。舊拓國山碑，武氏石闕，精拓三公碑，三公山神碑并陰，西門豹碑并陰，隴東王孝感頌，共值七元。初拓鬱岡齋帖殘本三冊，值三元。又得己學爵，值一元半。又得費曉樓美人，王遠山水各一幀，值三元。又得元板宋季三朝政要二冊、季滄葦舊藏，值六元。元板禮記集說大全十冊，值四元。鈔本都公譚纂二冊，中有蕘翁記得書始末一紙，值二元。明板醫統正脈殘存五十九冊，值十二元。又湯衣谷寄贈明拓國山碑八幅。

是歲，撰張純卿資治通鑑校勘記序及劉開生挽詩三首，西湖紀遊詩數十首。

### 光緒九年癸未 五十二歲

春正月，俞姬來歸。年十九。居之黛語樓之左楹，字之曰黛娟。其父鶴齡，早年棄儒學賈，

曾設萬卷樓於蘇州。逝世纔四年。其兄吟香，亦能詩文。

二月，李子均慎儒來訪。秦淡如湘業偕華遂秋來訪。

吳平齋卒。先生與之相識頗久，晚年以金石同好，往來尤密。聞訃，爲之悵然。

葬兄於虞山之麓。

三月，劉玉山二次來訪，先生盛氣斥之。

能靜居日記：先是，嘉、道間有池州人周恭穀客遊揚州，好爲大言夸詐，自云與揚州李某有緣，當授以大道不傳之秘。今世當孔子後二千餘年，天地玄會之運發池極盛，有三教聖人同時下世。凡世傳三教之書皆皮毛糟粕，別有真傳口訣，須口口相授，得之方能成道。周於道光十二年去世，遺言教中流通傳授，均以付屬李某。李某亦自詭爲周高第弟子，頗張皇其事，一時名下士如周保緒、臧穆菴等，翕然信之，扇誘日廣。吾所知者，錢東平、孔有函、沈俊甫、吳子登咸從李某授口訣。李尤形蹤詭秘，時時易姓。劉玉山則受李之意，代爲招徠。前數年特從金陵來訪，余以其言鄙陋，一笑置之。劉以爲可動，故又爲是行。余力斥之。洪文卿鈞、吳蔚若郁生來訪。

夏四月，李眉生偕顧文山文彬自蘇來訪。攜來松雪齋藏本黃庭經，乃梁恭辰質於李者，與今本異文四十餘處。因校錄於別本之上。

秋七月，至蘇訪李眉生，譚及沈仲復以三千金得號叔鐘，非阮儀徵物。眉生爲擗舌不下。眉

生新得過雲樓物二十餘件，皆唐、宋、元名蹟，有王右軍千文，米虎兒海岳庵圖，趙吳興草書千文。

冬十月十一日，以范乘之墓曾文正公小像奉安於東樓下層之直心道場。是日爲公誕辰，設祭饗祀。此後每歲舉行，以志感仰。又手題龔聯云：「梅花卅樹，昭其芳潔；虞山百仞，無此崢嶸。」

邑令錢秋舫接蘇省轉行部文，准軍機處片查回籍各員有無事故，凡三十餘人，先生名列第一。以久無宦情，擬稱舊病未愈，請爲申覆。

命舟赴長陵掃墓，俞姬附舟至蘇州訪其母及兄妹。翌日抵蘇，俞姬兄吟香以詩文稿各二册就正。

訪李眉生。眉生欲得趙次侯所藏王元章梅花卷，擬償三百金，而次侯堅索千金。先生爲之往返磋商，始以六百元成交。次侯感先生意，以明拓郝闈頌，西狹頌爲酬。郝闈頌爲孫淵如舊物，有其釋文及題字。

是歲，得明拓百石卒石碑半部，值八元。王石谷山水册八頁，值十六元。

是歲，撰天發神讖文跋千三百言、催粧詩四首、定情詩十首，贈顧子山七古一首。

光緒十年甲申 五十三歲

春正月，遣次子寬赴宜興，爲廉訪府君墓易碑栽樹，并補題墓碣，云「清故湖北提刑按察使

司按察使趙府君之墓」凡十八字，先生所手書也。

二月，觀畫於三峯友人家，見王西廬仿高房山立軸，石谷子立軸，惲南田花卉方冊八頁，有印無款。

夏四月，俞吟香卒，其母乞助喪葬費，以幼女小鶯留質先生家。

五月，曾沉圃宮保任兩江總督，先生以舊府主，且屢蒙特薦，禮當修謁，以十九日往謁。沉圃欲留其在署，有所商略。先生以疾辭，上節略八事，凡靖內、籌邊、理財、交際各兩條。

閏五月，長子實六試北闈，不售。借其婦自海道歸。次子寬院試，以十一名入泮。

自白下歸後，既感邪暑蘊蓄於中。恒覺不適，逾月而疾作。八月中旬，稍愈，思出遊以豁襟抱，因借鄧夫人翠黛娟，小鶯觀瀾武林。

在杭州保佑坊尊古齋骨董肆主人徐乙燃，購胡雪巖舊藏吉舍四品，值一百六十元。一父已尊，銘文在腹，凡三言。一中敦，蓋陽文五行，三十六言，器銘在腹，全文窳爛，僅辨四五字，與蓋銘同；而一識一款，吉金中異品也。一蘇次姬盤，銘三行，在腹，凡三十六字。一為鐸，無款識。四品中父已尊最古，中敦最奇，蘇次姬盤最重大。胡爲左恪靖侯所呢，自云中敦新出秦土，左侯之所贈。餘器所出，則不可考矣。

冬十月，管才叔樂卒。

鄧鐵仙啟昌自海上來訪。留住一月。

寫定石鼓文纂釋，附裝明拓石鼓文後。

十二月，檢舊藏端石硯，遴極佳者得四品，各爲考證，並系以銘。  
湯衣谷卒。

能靜居日記：同治元年，余挈衣谷至皖，榻余家，爲設程課。居一年，聞望頗起，薦之老友歐陽曉岑，助教王船山全集。三年冬，同徙寓株陵，識株人林子潔，遂食洋煙成癮，力辭余而就林與同居。流涕挽之，不可。一去二十年，未嘗與林相離。今夏在江寧見之，日入而起，日出而臥，煙日深，病亦日深矣。

是歲，購得金壽門梅花冊八頁，值六元。黃小松山水屏四幅，值四元。又長子實從保定帶回古陶尊一事，有篆文三言，又北魏李憲墓中所出明器瓦屋一區。

是歲，撰特徵人才安徽候補直隸州知州賞戴花翎方元徵先生墓志銘。又有爲曾君表題其先人山莊課讀圖詩，莫愁湖勝棋樓謁曾文正公像詩，莫愁湖擢歌，挈馮姬及大小僮姬放舟西山下觀雪用牧齋偕河東君東日泛舟韻諸詩。又有江寧懷舊留別衣谷熙之椒生諸子作念奴嬌一闕。

光緒十一年乙酉 五十四歲

春二月，張疇山文虎卒。輓以聯。

三月，以所撰石鼓文纂釋付刻。

夏四月，以濠叟字說稿付其子思贊，勸其勿刻。

能靜居日記：先是，濠叟讀許氏書，引古文以正小篆，或以古人小篆正今人小篆，結集



得此。曾屬余評點。適辛巳歲，叟歿，其書尚在余家。因以己意參訂之，可者半，不可者亦半。今思贊欲刻許氏說解，盡去大小徐說而綴叟說，爲書以行。余力沮之。

建小寢於小奉華堂之北榻，仍顏曰樂臥，挈俞姬居之。宗湘文太守源翰丁父憂還，居虞山，先生往觀其所藏，見北齊蘭陵王碑，爲自來未見著錄之孤本。黃伯思章草書內景經，有孫退谷長跋。宋、元畫冊十六頁，內徽宗花鳥三頁，郭河陽雪景山水一頁，皆工妙。又南田山水冊十二頁，李龍眠白描後赤壁圖，釋梵隆白描十六應真卷。又假歸趙文敏書太湖石贊等一卷，斷爲膺品，而前後項氏藏印及董香光諸跋皆真。太守又以長垣本華山碑屬跋，留閱十二日，以鯁翼箋雙鉤碑本，命表姪方子順鉤碑文及題名，長子實鉤名人題跋，先生自鉤碑額，並作長跋三篇而歸之。又撰華山碑金壽門鉤本非長垣本說一篇。

秋八月，李眉生卒。先生座旁適懸裴岑碑，即昔年眉生所贈。覩物懷人，愴然題二絕句於上。冬十一月，無錫華老鏞攜來蔡忠惠墨蹟白麻紙書謝御筆賜字君謨表，並獻詩一篇。後有朱南宮、鮮于伯幾二跋。質洋三十元。又購父已凶，值十二元。舊拓皇甫君碑，值十二元。

是歲，有題費氏舊造課圖卷擬列女傳頌序二首，題宗湘文愛山台圖七律一首，又鏡瓦圖七絕四首，又盆池綠芙蓉盛開作琵琶仙一闋。

## 光緒十二年丙戌 五十五歲

春二月，繕治靜圃。

自記：余初定全國結構，南洲之上爲樓五楹，移天放樓名之。家藏典冊，悉度其中。四

園皆水，無毘連屋舍，庶期永久。西面堤尾爲二層園亭，可以眺遠。其餘小亭小樹及連廊數十丈，加以石岸長橋，估值總在洋銀兩千圓以下。焦思無策。繼念蘇之留園、顧園等，均放遊人取資，余素陋之，以爲兩國主皆巨富，安用爲此，而余則家況日落，且廿載誅茆，力爲之疲，神爲之瘁，若及身而見其傾圮，殊覺不能忘情，不如悉索敝賦，以成此園，然後師蘇人之所爲，數年後，還籌款，即行停止，似尙非失節墜行之比。因與家衆熟商，均以爲然。連日與土木諸工昕夕計算，刻無暇晷。創業之艱，即小可以喻大。後之人，其念之哉！

夏四月，至上海觀碑帖字畫於傳寶齋骨董肆。未見佳者，僅購包慎伯字屏四幅，值十二元。能靜居日記：傳寶齋主人郭某，潮州人。早年以販鴉片土積資，招集亡命。咸豐三年，潮人與閩人亂，據上海，郭至蘇州糾潮幫，思應之。吃齊心酒數日，形跡大露，余友阿伯癡時統帶定勇，奉檄協捕，誅數百人。事乃定。郭漏網去，匿跡數年，以鴉片土捐資緣出身，疊保官職。繼又包辦蘇城土捐，壟斷成巨富，官至道員。結納搢紳，無惡不作。許應鑠來爲蘇臬，以同鄉入見，許家貧嗜酒，郭以二者中之，稱莫逆交，無日不會飲。由是勢益熾。以其揮霍之餘，兼收書畫，自名雅人。附種之流，稱之爲安亭先生，忘所從來矣。惟潘伯寅尚書以憂歸，郭偕士夫往弔，潘怒，裂刺投地，香楮牲牢盡擲門外，足爲搢紳吐氣。而蘇人甘唾穢而不辭，轉以潘爲不情。吁，是非豈有定哉！

楊鶴峯比部卒。

訪姚芝生，觀其所藏黃大癡春林遠岫圖大立軸，有自跋百餘字，及張雨贊二行。

夏六月，天放樓成。

長姪穎卒於梧州鹽局。

秋八月，長子實生一女。

江督曾沅圃宮保蒐乘過吳，先生賦詩奉送，命長子實候之常州。並致書乞爲殉難舉人趙起撰碑。迨過常熟，親往南門外迎候。談時事，頗扼腕。宮保語先生曰：「朝廷信任閩丹初，以東瀛爲政。劉仲良在浙，蔽骨及髓，即升川督。此間有朱竹石者，揣摹風氣，不顧民間疾苦。我到蘇，當與崧撫台言之。」

冬十月，季君梅卒。

治靜圃成。園中樓堂亭榭共爲屋一百二十間，走廊內外通共八十餘間。石山二堆，大小橋六架，果樹花卉以千計。土山東塢平房三間，命名見微書屋，旋改香風有鄰室。池南小亭，名曰鷗邊吟榭。池西三層亭，最宜賞月，名曰珠淵。青林堂前臨水，小屋成，適窗外櫻桃盛開，取瓦當文名之曰嬰桃轉舍，旋改見微書屋。池心木橋，易以石，名玉虹橋。中爲方台，曰通波台。南樓下有堂，取廉訪府君舊額之曰蛾時術齋。天放樓西小亭，額曰學部通津。

是歲，得商且己尊、周正考父鼎，值十二元。周平戎鬲拓本，值十元。柳公綽諸葛武侯祠堂碑，值四元。龔定菴舊藏明拓西狹頌，值十元。顏家廟碑，值十元。阮文達舊藏高西園硯，值二元半。宋板陸象山集，值四元。又宗湘文贈王石谷畫卷一頁。

是歲，撰蔡忠惠謝御書賜字君謨表詩跋、宗湘文藏唐人鬻拓張芝冠軍帖跋、費妃懷藏星鳳樓

殘帖跋。又趙承旨書贈巴碑跋、季君梅藏戴文節山水卷跋。又作三姝媚詞一闕，挽楊鶴峯七律一首。

光緒十三年丁亥 五十六歲

春正月初二日，靜園始納遊客，人出貲四十文。

二月，翠兩俞姬琛梅鄧尉。聖恩寺僧諾羅出觀郊公椽鐘，并以拓本求跋。

能靜居日記：此器寺僧不能守，鬻之富民李氏。蘇紳某，贖歸寺中。潘伯寅尚書以憂歸，亦謀取之。其族人順之不可，乃假拓而返之，并裝拓本爲卷，以貽諾羅。

李眉生之子遠辰請先生整比其先人遺篋，爲住其家三日。看碑帖八九百本，爲之錄目，分上中下三等。中者加以觀印，上者後作小跋。內沙南信真榻，外間惟何子貞家有之耳。伊闕佛龕碑校通行本多百餘字，有明人跋。廟堂碑有高江村四跋，並據內府唐本補書缺字。元人默庵記，係割截宋拓顏碑爲之，孫退谷舊藏也。宋拓隸韻殘刻兩部，一裝六本，有秦敦甫、徐紫珊等跋。一裝八本，有錢曉徵跋。皆云是天一閣物。不知孰是孰非，未暇正定。但眉生在時，先生嘗見其所藏精品若韓敕碑、瘞鶴銘、九成宮、周州聖教序、松雪費本黃庭經、澄清堂帖、汝帖、淳化祖石星鳳樓帖等，皆已不存，蓋精華已去大半矣。

夏四月，刪定楊濠叟詩稿。

秋八月，翁仲淵曾源殿撰卒。往弔之。

能靜居日記：翁以白衣兩次恩賜舉人進士，癸亥殿試，遂掄入魁。自有科目，千餘年來創格也。其父藥房中丞同書，因皖撫失守遁逃，爲節帥曾公參劾，下刑部獄。親識滿朝，無策解免。有援先朝故事，父在繫，子得狀元蒙赦者，遂以之膺選，援例陳請，果遞寬典。旋丁父憂歸，得疾，迄不起。其際遇可謂異矣。

九月，偕宗湘文太守赴宜興弔周小棠侍郎家楣之喪。又同至無錫訪沈梧庭旭。觀其所藏金石及石谷仿米小幅頗佳。

先生以國朝大政因革，散見各官書，病其間缺錯亂，擬每事排比成書。因檢會典事例，爲摘錄之始。檢閱歷年所得法書名畫，選其精者平書署簽，照宜和式用月白紙。書編墨字號，得九十八。畫編丹字號，得九十七。書畫合者編合字，得五號。總二百品。

是歲，得晉楊紹買地口、唐昇仙太子碑額、潘尊師碣。又得殘宋拓皇甫誕碑，值三十五元。元、明間拓九成宮醴泉銘，麟游真本未開鑿者，值二十四元。王元照絹本山水一幀，康熙癸丑七十六歲作，值十四元。石谷虞山十二景絹本，及明人墨跡冊，自洪武敕書以下凡數十人，值八十元。又陳某以暉南明花卉、章逸山水、方方壺山水、宋克健山水、鄭板橋行書共五軸，質洋六十元。

是歲，作九成宮醴泉銘跋二千言，與張祀堂廉訪論水利書兩通，繆宗慶婦金氏守貞說，爲張雨生題北墅主客圖詩三首，爲胡子繼題飛雲山館授經圖七古一首，爲宗湘文題姜曉泉摹宋人餘饌春曉圖百字令一闕。

光緒十四年戊子 五十七歲

春二月，胡子相廣文培卒。爲設位於靜圃見微書屋，令穎姪婦成服。

能靜居日記：子相繼承家學，殫力禮經，頗口著述，貧困客死。其女爲余猶子穎婦，孀居貧獨，驟聞此耗，殆不可堪。

黃子壽任江蘇布政使，招先生往晤。欲留其在署過夏。先生力辭。又請爲通飭稿及看候補官試卷，皆辭之。

唐蕉庵之子誠卿以所遺書畫介侯駝求售，共十件。一北宋人臨廬鴻草堂卷，紙本、墨筆、無款。有范德機等跋，及項墨林藏印數十方。一北宋畫苑臨邊鸞梨花雙鳩軸，紙本、無款。明項麟、李應禎題及元人黃琳藏印。一元趙善長夏山讀書圖軸、紙本，有明人詩跋。一元馮子振書所作居庸關賦卷，行書，四五千言，紙本。有鄭元祐、宋濂二跋，及安儀周、卞令之印。一元郭天錫父子詩箋并俞希魯書爲郭翁壽序卷、紙本。一元饒介、米起等七人書札，均紙本。以上二卷爲蕉庵所集，有自跋。一宋拓泉州本閣帖十卷，有畢澗飛跋。舛湊甚多，當是覆本。一宋拓八關齋會報德記，有張叔未題額及跋，言其中有宋拓、有明拓，而首田說篆額，後官吏銜名，均全，爲難得。一宋拓蜀本干祿字書，闕入聲約十餘行，暨勾泳跋之上半。萃編所載泳跋較此博節語句處甚多，殆係濡壁虛造者。一李玄靖碑，亦號宋拓，實即殘石碎片，而以汪志伊覆本補綴者。

秋七月，張祀堂廉訪卒。

能靜居日記：祀堂有幹才，客歲挑挖河北諸河以防黃水泛溢，頗著勞動。今夏復任蘇臬，甫數月耳。

宗湘文介秦石君以其父澹如所遺書畫求售，凡卷六，冊八，軸十一，楹帖六。卷中惟元人焦燾至正末年爲蔡子堅畫雪蓬圖，紙本。明初人跋十七。又明姚綬自題一詩。又明楊石涼行楷書假山詩。又明王仲山狂草卷。餘唐子華墨筆山水，蘇東坡書所作詩二卷，則僞跡也。冊中惟明、清人葉錦十二幀，爲曹義、王維烈、程穆情、邵僧彌、釋石濤數篇，頗佳。又趙忠毅爲某人傳稿，倪文正家書，祝枝山與親家王敬鶴數札，均真跡。軸中惟湯貞愍舊藏倪雲林山水小景，紙本。董香光仿倪松亭秋色圖，紙本。元人顧定之雙鉤竹，絹本。曹雲西坡陀秋樹，紙本。均佳，而不審真僞。

購定秦氏畫三件，倪雲林山水軸，值三十元。吳匏菴與王濟之諸人聯句詩，後有祝枝山、唐伯虎、陳魯南、文徵明題，共一卷，值七元。近人在叔明紙本山水大幅，值三元。別見陳惟允墨筆山水軸，有雲林及陶振題句，叩價未諧。後湘文以屬張雨生。先生爭之不得，作七古一首紀事。湘文謂代求倪畫未錄功，失陳乃怨，和詩爲報。先生再和之。

是歲，又得盛子昭楊林客話圖軸，值六元。又於湘文處觀元僧世殊泥銀字楞嚴經六卷。蘇香光、八大山人畫冊。隋仁壽四年權。宋鈔太宗實錄五卷，有錢曉微跋，爲黃蕘園舊物。又於黃子壽處觀舊拓團令碑整本，有桂未谷、翁覃谿、阮文達諸人題名。又謝某攜觀范文正公書潘安仁藉田賦卷，款僅書名，無年月，亦無跋。紙深黃，頗似唐人硬黃。

冬，黃子壽布政禱雪獲應，集賓僚宴飲，名其樓曰詠雪。踰日，直蘇文忠誕，祀之樓中，賦詩紀事。先生次十五年前蓮池酬倡舊韻和之。

是歲，作鄭小坡轉未刊書目序，凡兩易稿，散氏盤說，寄贈黃子壽布政詩。

光緒十五年己丑 五十八歲

春正月，宗湘文之子子戴舜年娶俞蔭甫之孫女。先生賦詩致賀。

二月，俞氏小鶯居先生家七載矣，是歲年十四，始納爲適室，字之曰春皖。倩紹興李岷川爲二俞姬寫照，題曰「黛樓二秀」。從此黛樓之內，孟俞清逾秋月，季俞麗勝春葩。黛樓之外，虞山列如張屏，靜溪圓如環玦。簾帖之際，圖書縱橫。亭榭之間，梅柳爭發。先生盤旋左右，目不暇給，視人間軒冕如土苴矣。

能靜居日記：嫂自辛巳九月來余宅，同居至今八載，尚能相安。次孫重娶昆陵陸氏婦，已數載，尚未歸見姑嫜。去年其母歿，始議歸，於是另有別居之舉。

按先生手寫日記，雖行旅倥傯，無日或輟。遽止於是歲五月，此後數年，殆多病矣。

光緒十六年庚寅 五十九歲

光緒十七年辛卯 六十歲



光緒十八年壬辰 六十一歲

秋七月，覆刻長垣本華山碑成。

自跋：原冊款跋暨錄舊約四十餘則，今擇存二十則，第其先後，而以拙著附焉。始辛卯三月，迄壬辰七月。奏刀者，長洲陳伯玉也。虞山靜圃刻成日記。

光緒十九年癸巳 六十二歲

夏六月二十八日，卒。

方怡趙府君墓志銘：先生之學，期於有用。爲文章，抒己見，雖從曾公游，未嘗囿於桐城文派。慷慨雅潔，自取法於古。爲詩歌及長短言，悉超絕。晚歲喜金石文字，得一拓本，援引考訂，爲跋語恒數千字。國朝金石家翁北平號最精審，然先生屢駁其誤，其博該如此。家居二十年，日手一編，暇則涉園林，位置樹石，溪焉泊焉，若無意於世者。然怡侍先生久，縱談時事，輒憂憤形於辭色，是豈盡能忘世哉！

鄧嘉緝祭文：嗚呼！氣類之感，凡物皆然，若根於天性。故曰水流濕，火就燥，豈不信哉。以藐焉中處之身，醜夷百族，因應萬端，泛然相遇，不概於心。同聲之應，未必其適相識也。幸而相識矣，其志趣不必同，而道術無異，雖在蠻貊，猶將親而近之。離合有時，或且縈諸賸寐，然而相識者未必其相賞也，相賞者未必其相知也，相知者未必其相愛也，而寂

處離索，不免往來於心曲，蓋氣類之感，有不容忘情於徒黨之交接者，如是其摯也。又況先生於弟賞識知愛，有過尋常，睽隔相思，恩義難忘。方期重晤，凶計忽傳，茫茫人海，更無孫陽，則安得不爲之撫今追昔氣短心傷也哉？弟以婚媾，獲奉周旋。先生憫其寒賤，薦之張芑堂廉訪，爲其子授經，因得贖其家室。歲癸酉，先生具書幣招致於易州官署。明年歸省，賦詩爲餞，有黃葉碧雲窮塞主，一樽重與素心期之句。會先生眷屬南還，遂主先生家數年。及再歸省，弟爲詩留別，有曰此後靜溪溪上月，爲誰惆悵獲憑欄，其後復一過存，歡洽溫於疇曩，流連累日。嗟乎！觀於主賓酬酢之情，足以喻其深且至也。論先生操行，有如前世陶淵明其人，靜澹不仕，蟬蛻塵滓。及欲絃歌三徑之資，始睨勉兩應徵召。卒之託故去官，蹶跡柴桑栗里之間，優游終老。先生以布衣名滿天下，朝廷側席。初刺磁州，大興水利，民用饒裕，而官貧瘡。繼刺易州，三年政成，翻舉高蹈，卜築虞山，嘯號林泉，琴書樂志，徜徉老壽，超然返真，可謂自全其天，當復何恨。而弟之酸心痛淚，則以先生之賞識知愛，生平罕遭。嘗熟視吾面曰：書味盎然。又嘗從容詔語曰：子之詩文，體質具矣。曷肆力雕琢以昌其辭，足以抗希前古。即書問往還，未嘗不以相勗。雖弟之關劣，不能勉副期許。而夙夜孳孳，竊思自奮。惜平先生之力，不足以振拔單寒。而今世之用人者，大都以資驟進，或冒功級。聞人曰若士能文，彼且以爲何者用文，能與不能，尤非所計。嗚呼！宇宙雖廣，弟曾復得此於誰何。則低徊戀慕無時而能去懷之人，一旦竟成永訣，更無冀望。雖木石爲心，其何能不悲哀慘沮也邪？自與先生別，聲音笑貌，每一存想，即在心目。曾馳書索寄小象，俾得朝

夕瞻仰。先生遺以西法照象，鑿以玉瑤。弟審諦其狀，覺面差削而目微斂。時臥荷初起，未以介意。玉瑤弟佩之不去身，照象滅諸行篋，無三日不展視。今更反復觀之，殊以爲不肖。蓋先生之精神氣象，隱現於弟之心目，迥不可以形跡求也。嗚呼！音塵冥漠，風掃電滅。萬歲如茲，代謝相接。知心罔再，衷情宛結。捨恩割愛，忍從訣絕。唁弔難親，夢魂飛越。存歿關懷，瞻望哽咽。豈惟傷逝之悲，氣類之感，長離永別而已哉？嗚呼尚饗！

孫雄感逝詩：中年解組臥元龍，天放樓高十二重。題跋萬言祇右手，避人嚙古託疏庸。

——錄自民國三十三年二至五月上海學術界月刊第二卷一至四期（完）